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穀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李錦

白孔六帖卷十九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兄弟一　叔姪二

甥舅三　内外兄弟四

嫂叔五　姑六

姊妹七　祖孫八

兄弟一

不睦　分財　死喪　用刑

患難　離別　義兄弟附

白天倫春秋公羊傳兄弟天倫也鴈行兄弟之齒鴈行燕兄弟詩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棣蕚常棣之華蕚不韡韡莫如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終鮮兄弟維予與汝外禦其侮致美史佚有言兄弟致美陟岡陟彼岡兮瞻望兄兮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予弟吾兄鶺鴒在原急難兄弟急難魯衛魯衛之政兄弟也兄愛弟敬

不間於言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兄良弟悌共被後漢姜肱字伯淮家世名族與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友愛天至兄弟共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易衣汝南記李充兄弟六人家貧易衣而出併日而食兩驥劉正兄弟二人時號兩驥八龍荀爽兄弟八人時號八龍連枝　同氣　同胞　三荆周景式孝子傳曰古有兄弟三人意欲分

興出見三荆同株接葉連陰歎曰木猶欣聚況我而殊異哉

閨門雍睦 汝南先賢傳潁川陳寔有子曰元方次曰仲方並以名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雍睦墓其風兄弟嘗過同郡荀爽夜會飲宴大史奏德星聚

因心 唯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二陸入洛三張減價 陸機士衡雲士龍張載孟陽協景陽亢季陽

友于

五常 蜀志馬良字季常眉間有白毫兄弟五人時人為之語曰兄弟五常白眉最良

貴介 左傳曰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也

弟悅 敬其兄則弟悅

人兄 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也

骨肉之恩

血屬

手足之愛

仁兄 令弟

哲兄 寵弟

季孟之間

以睦兄弟 禮

長惠幼順 禮

家肥 兄弟睦家之肥禮

旁理 禮曰旁理兄弟理正也

敬長 禮曰敬長為其近於兄也

至

悌禮 立敬禮曰立敬自長始教人順長類兄也 令兄詩此令兄弟綽綽有裕 兄必長
之辛廖語 恩推形影 寡兄書曰乃寡兄勗 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兄及
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匪他豈伊異人兄弟匪他 具來兄弟具來 莫遠具爾戚戚
兄弟莫遠具爾 倡予和汝伯兮叔兮倡予和汝 和協寡人有弟不能和協 辭辟後漢鍾昭
字季明以二兄未顯故不受公府辟 夾河為郡杜周二子夾河為郡 敵吾一體漢詔兄弟
敵吾一體一支謂同父母也 令兄北嚮丞相田蚡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嚮自坐東嚮為漢相尊
不可以兄故私撓由此漸驕 託病不仕魯恭憐弟平小欲就其名託病不仕 佯喑不仕
後漢董恢弟翊名高於恢宰府先辟之翊佯喑不肯仕及恢被命乃就孝廉 俱在朝趙孝辟太尉府

顯宗聞其行官至長樂衛尉弟禮為御史中丞帝嘉篤行寵異之詔禮卜日就長樂衛尉府太官送供具對盡歡數年禮卒令孝從官屬送喪歸也

喪毀 劉紆早失母同産弟平尚幼鞠育與同起卧及成人未嘗相離平卒紆哭泣歐血而死

王祥弟覽 見後母門注

難為兄 陳元方季方共論其父因白寔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

又 王珉字秀璨少有才藝名出珣之右語曰法護非不嘉僧彌難為兄法護珣小字僧彌珉小字

六龍 卞壼兄弟並登宰輔世稱卞氏六龍

第五之名 晉何準兄為驍騎勸準仕準曰第五之名何減驍騎準兄弟中居第五也

優劣 戴逯逵之弟並驍果多權畧逵厲操山東而逯以武勇顯謝安問志業何如逯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

俱病 王徽之與獻之俱病術人曰應終而有生人樂代則死者可生徽之曰吾才不如弟請代術人曰凡代死者已年有餘今君與弟筭俱盡何可

代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曰子敬人琴俱亡因一慟而絶

八達 安平王兄弟八人時號八達

出下策 周顗字伯仁友愛過常弟嵩因酒曰兄才不及弟橫得重名然蠟燭投之顗神無忤徐曰阿奴火攻誠出下策

競爽 二惠競爽競爽猶皆善

累世同居 後漢蔡邕與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里服其義

又 桑虞累世同居閨門雍穆云云

諫兄 鄭均仲虞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從乃為傭得錢帛歸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悟遂為廉潔

託疾求母 見後母門注

不過從兄飯 帝問第五倫伯魚曰聞卿為吏不過從兄飯有之乎對曰臣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飯帝大笑

劉璡束帶 璡兄瓛每隔壁呼璡璡束帶而後語

連枝同氣 無鳴四鳥之悲

金友玉昆 詎見三荆之茂

陟岡之望已深 在原之情

逾切偕崇共被之仁並篤同居之愛不睦不悌失教傳叚不悌故不言弟稱鄭伯譏失教也不義不眶鬩墻兄弟鬩于墻管蔡閔管蔡之失道小忿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義乖不問恩匪相容不令為瘉不令兄弟交相為瘉不能和協鄭莊公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不可以據詩亦有兄弟不可以據據依也縱尋斧焉傳宋昭公逐羣公子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葛藟猶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而縱尋斧焉不可用也不友書云兄不友弟不恭不相能也日尋干戈高辛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不協吾兄弟之不協焉怨諸侯之不睦匪人

于弟不念天顯大不克恭厥兄言為人弟不念天之明道不能恭事其兄

出書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言為人兄不念稚子之可哀大不能和友于弟不悌之刑周禮以八刑糾萬民二曰不睦之刑四曰不悌之刑虧惠失信信蠻夷之訴絕兄弟之國晉信莒祁訴以絕魯無復入偃之門主父偃為齊相徧召昆弟散五百金與曰無復入偃之門火攻注見前攻弟袁譚欲攻弟尚王脩諫曰敗亡道也兄弟左右手譬人將鬭斷右手曰我必勝乎排擯蜀志許靖與從弟劭俱知名有人倫盛名私情不協劭為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叙也教敗五常忍虧一體既彰尋斧之醜豈慙尺布之謠道既爽於家肥罪宜論於邦憲既虧魯衛之義是同齊楚之失弟雖乖於克順兄亦爽於相容情雖不同無絕其愛傳謂兄弟奴畜衛青少時自平

陽公主家歸其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皆能刷羽懷彼獸心異和氏之兄弟側目生嫌遵薛包之軌模脫身而去須敦友于之心遽失孔懷之禮事乖友弟迹忝參商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尺布可縫漢文徙淮南於蜀嚴道不食而死人謠曰一斗粟尚可舂尺布尚可縫兄弟二人不相容一分財不相容見上注推弟漢南記陰慶為朝陽侯其弟員與丹皆為郎慶推其居第園田奴婢分與員丹但佩印而已當代稱美之讓田益部傳李孟元性恭順與叔子就同居就有痼疾孟元推所有田園悉以讓就夫婦紡績日給而已推財王商為侯推財與弟身無所受脫身史卜式脫身出分取羊百餘口餘田宅財物悉與弟式乃入山牧羊去婦汝南記李充兄弟六人貧無擔石之儲其妻謂充曰我有私財可異居充乃集宗族起白

母曰此婦令充異居叱之出門

訟田

漢韓延壽為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有兄弟訟田延壽傷曰骨肉爭訟是教化不至乃閉閤自思過於是訟者相責讓肉袒願以田相和終死不爭延壽恩信如此無有訟人也

班諸貧者

禮子桺之母死既葬子碩請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桺曰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自撾

繆肜字公豫兄弟四人同財及各娶兄弟求分異肜乃掩戶自撾曰修身謹行學聖人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家及諸婦聞之叩頭謝過更為敦睦之門

取肥田

許荆祖父武第五倫舉武乃為孝廉以二弟普晏未顯欲成之乃謂曰禮有別居乃剖財為三分自取肥田彊奴婢鄉人皆稱二弟義讓普晏等以得舉武乃會宗族泣曰吾盜聲位二弟未立所以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推二弟一無所留

取荒田

薛包好學敦行弟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取老弱者曰與我共事久矣田園

取其荒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罷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虧魯衛之義既不相容聽齊楚之辭是為俱失情乖致美分且求多多自與項羽短於財卜商均分君子取分分爭辯訟非禮不決禮躬自厚也分無求多臨財無苟得瓜割豆分死喪天倫之感孔懷死喪之感兄弟孔懷哭廟孔子曰兄弟吾哭諸廟寡兄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不忍除也姊喪灑血陳業兄渡海同死六十人骨肉消爛面不可別業乃剖臂流血以灑骨上而後別也含癰徐苗弟亡臨殯口中有癰膿苗含去之獨亡之憂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不縗禮郕人有兄弟死而不為縗者聞子皐為郕宰遂為之縗郕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

則死而子皐為之縗　終鮮兄弟惟予與汝　詩　斷手之悲　同母異父　禮公

叔木有同母異父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

聞也魯人則為之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　奔喪　禮奔兄弟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為位而哭　旁殺

禮謂兄弟之喪以親疏為輕重　存乎書策　子曰兄弟之喪存乎書策夫言其有常禮也　內除

禮兄弟之喪內除哀隨禮殺也　如剡　期之喪如剡言痛也　人琴俱亡　見上注　哀毀

見上注　棣萼凋零　形影增悲　不離墓所　後漢馬援兄卒行服期年

不離墓所　心喪三年　馬稜字伯威少孤依從兄毅共事居恩猶同產毅卒稜心喪三年具　用刑

刑法罰親事中　鄭伯克段　傳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稱鄭伯譏失教　周公殺管

叔管蔡流言以亂周室周公乃殺管叔而放蔡叔無使滋蔓段不弟祭仲諫曰無使滋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遷蜀嚴道見上注荆雖念於同根草宜除於滋蔓孽由自作法豈相容漢書兄弟二人不相容漢文淮南王也揚干亂行晉侯不罪其用鉞傳晉侯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謂絳曰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干大命絳謝曰不敢廢命至于用鉞鮒也鬻獄叔向亦明其正刑鮒叔魚也叔魚為理官納雍子之女蔽罪邢侯邢侯殺雍子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也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絕愛恩斷斷手之痛天倫固絕不友匪人失教虧恩雖義除一惡而五常教失雖存國禁

終與家肥恩既遺於形影義遂與於急難非大義之可誅亦小過而宜忍悲難爭死孔融兄褒以容張儉事發兄弟爭死竟坐褒讓生令平代死載旌史衛宣公與伋子白旄告盜曰見白旄殺之壽子聞之載其旌而往盜殺之伋子至曰我之求也彼何罪馬盜又殺之二子同舟思伋壽也二子爭相為死衛人嘉之而作是詩見危授馬秦錄姚襄戰馬中流矢弟萇下馬授襄曰天下可無我不可無兄患難相死詰賊相代後漢趙孝弟禮為賊所得將食之孝自縛詣賊曰禮瘦不如孝肥賊感其意而俱捨之遇赤眉王琳弟又兒萌梁國車成弟為賊所得與趙孝事同又淳于恭弟為賊所得請代得免死爭死姜肱與弟季江詣郡夜於道逢賊欲殺之肱兄弟爭前死賊遂兩釋之但奪衣資急難兄弟急難別離四鳥之

悲孔子聞婦人哭聲謂顏淵曰此非獨喪哀又有別離之苦何以知之曰昔恒山鳥生四子羽翼既成將欲分飛聲類於此問之果然父死賣子以葬

三荆之變田真兄弟欲分其夜庭前三荆便枯兄弟嘆之却合樹還榮茂

陟岡之望見上

在原之恩

叔出季處

義兄弟孔子兄事子產史記孔子過鄭與子產如兄弟兄事子產

張湯趙禹漢張湯趙禹共定律令務在深文禹至少府湯為廷尉交懽湯兄事禹

季心心長事袁盎以兄事之而弟畜灌夫籍孺子

立侍終日蜀志關侯張飛為別部司馬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稠人廣坐立侍終日

孫權母謂權曰公瑾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可兄事之

孔名重當時韋綬韋纁兄弟皆名重當時

聞哭麻恚不食劉崇龜其弟崇魯與崔緯善帝以李磎輔政緯懼見李共

謀沮之及磧黑麻出崇曾輒掠麻大哭帝問焉崇曾曰今雖乏人豈宜取憸人為宰相磧由是不得相崇竄聞哭麻恚不食曰吾兄弟未始以聲利敗名今不幸乃生是兒

哀慟過期　趙弘智父事兄弘安俸祿歸之不敢私宏安卒哀慟過期

兄弟情天至　惠文太子範駙馬都尉裴虛已坐私與範游從嶺南然帝與範無少間也謂左右曰兄弟情天至於我豈有異哉

對管華近　溫大雅遷黃門侍郎而彥博亦為中書侍郎對管華近帝嘗從容謂曰我起晉陽為卿一門耳

同氣　尉遲恭隱巢計曰急恭與長孫無忌入自曰大王不先決社稷危矣秦王曰我惟同氣所不忍

尚節義　李勣季弟感年十五有奇操李密敗陷于世充令作書召勣對曰兄尚節義今已事主昆弟不能移也

杜楚客　杜如晦弟楚客貞觀四年召為給事中太宗曰人不卹無官患才不副而兄與我異支一心者爾當以兄事吾而輔我楚客頓首謝

每

宴自比東晉王謝 崔湜與弟液澄從兄涖並以文翰居要官每宴私自比東晉王謝曰吾一門入仕歷官未嘗不為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哉

河東三鳳 薛元敬隋選部郎邁之子與收及族兄德音齊名世號河東三鳳收為長雛德音為鸑鷟

奏事升殿 鄭善果詔與裴寂等十人每奏事得升殿而從父兄元璹亦與時以為榮

明經高第 張知謇兄弟五人知玄知晦知泰知默皆明經高第

容而才 兄弟容而才謂之兩絕

華首同貴 帝復位拜知謇左衛將軍知泰御史伯仲華首同貴

母所鍾念 岑文本弟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不悅謂文本曰卿弟多過朕將出之文本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不欲離左右今若出外母必憂無此弟是無老母也泣下嗚咽帝愍其意召文昭諭勅卒無過

同受學 虞世南與兄世基同受學於吳顧野王

哀毀骨

立宇文化及已殺帝欲殺世基而世南抱持號訴請代不能得自是哀毀骨立

兄弟優劣李義琰使高麗其王據榻召見義琰不拜曰吾天子使可當小國之君奈何倨見我王詞屈為加禮及義琛再使亦坐召之義琛匍匐拜伏時人由是見兄弟優劣

與弟為聞友劉審禮與弟延景為聞友得祿多資之

友睦郝處俊兄弟友睦

異母韋嗣立與承慶異母少友悌母遇承慶嚴每笞輒解衣求代母不聽即遣奴自撻母感悟為均愛

人多其友陸景融於象先後母弟也象先被笞景融諫不入則自楚母為損感人多其友

三列宿韋湊祖叔諧貞觀中為庫部郎中與弟吏部郎中叔謙兄主爵郎中季武同省時號三列宿

教之耐事婁師德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爾

撫昆媦友愛姚璹

李氏花萼集李乂事兄

尚一尚貞孝謹甚又俱以文章自名同為一集號李氏花萼集

從祖弟 白居易與弟行簡從祖弟敏中友愛

相恃以長 張嘉貞奏事京師元宗善其政數慰勞嘉貞自陳少孤與弟嘉祐相恃以長今為鄴州別駕願內徙使少相近冀盡力報死無恨帝為徙嘉祐忻州刺史本傳

哀毀如大喪 畢構弟栩大府留司東都聞疾馳歸及卒哀毀如大喪雖變服未嘗笑天下稱其友悌

文詞類其兄 白敏中武宗雅聞居易名欲召用之是時居易足病衰廢宰相李德裕言其衰薾不任事既薦敏中文詞類其兄而有器識即日知制誥

兄弟八人皆擢明經 裴寬兄弟八人皆擢明經任臺省州刺史

兄弟終不相下 唐高祖謂建成世民

見權寵太盛極言 皇甫鏞見兄鎛權寵太盛每極言鎛不悅乃求分司鎛敗朝廷賢之

時號三楊 楊憑與弟凌凝皆有名大歷中踵擢進士第時

號三楊

營丏 李建初建為學時家苦貧兄造知其賢為營丏使就之故遜建皆舉進士

兄弟皆有志行 裴子餘家閨友愛兄弟六人皆有志行

三品 崔鄯兄弟六人至三品邠郾鄲凡為禮部五吏部再唐興無有也

搢紳景重 高釴諸弟皆檢愿友愛為搢紳景重

言兄才可任 高元裕自侍講為中丞文宗難其代元裕表言兄少逸才可任因以命之世榮其遷

士林器許 韋綬弟纁有精識為士林罷許兄弟皆名重當時

榮冠當時 李光進為都將光顏亦至大夫故軍中呼大小大夫俄為振武軍節度使賜姓以光寵之別詔光顏拜洛州刺史兄弟榮冠當時

人之杞梓 韋述弟逌廸學業亦亞述與逌對為學士與廸並禮官搢紳高之時趙冬曦兄弟亦各有名張說嘗曰韋趙兄弟人之杞梓

轅門二龍 烏承玼與族兄承恩皆為平盧先鋒沈勇而決號轅門二龍

兄弟

和粹穆贊兄弟皆和粹世以珍味目之贊少俗然有格為酪質美而多文為酥員為醍醐賞為乳腐

弟病棄官杜牧分司東都以弟覬病棄官

篤行杜祐從弟郁痼疾躬為營方藥羞膳及死期而泣世稱其篤行

並據顯劇崔瑄進右丞時弟珙任京兆尹並據顯劇處世以為榮

兄弟同臺楊收弟嚴自浙西判官擢監察御史而收亦自西川遷兄弟同臺世榮其友

張巡巡與兄曉名稱重一時

不娶終身陽城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惸相育既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益疏我不忍弟義之亦不娶遂終身

太冲無兄孝端無弟李知本父孝端事隋為獲嘉丞與族弟太冲俱有世閥而太冲官婚最高鄉人語曰太冲無兄孝端無弟

德望相埒李志遠兄弟皆德望相埒

比漢荀氏賀德仁兄弟八人時比漢荀氏

請告往視孫成為洛陽令兄宿為華州刺史因

悖病瘠成請告往視不待報輒行代宗嘉其弟不責也

世推顯家　孫簡歷河中興元宣武節度使而弟範亦為淄青節度使世推顯家

俱列棨戟　崔琳事見戟門

又　張暐贈開府儀同三司子履冰金吾將軍弟季良殿中監俱列棨戟

死難　薛膺其弟齊佐興元李絳幕府絳遇害齊死於難膺聞不及請馳赴之哀甚聞者爲泣

不能容弟　蕭至忠泣諫帝

名相上下　盧奕與兄奐名相上下而剛毅過之

坐死不及兄弟　有司建議謀反大逆惟父母坐死不及兄弟請更議詔羣臣大議播曰兄弟雖孔懷之重然比於父子則輕故生有異室死有別宗今高官重爵本蔭惟逮子孫而不及昆弟烏得榮隔其蔭而罪均其罰詔從播議

三株樹　王勃初勔勮勃皆著才名故杜易簡稱三株樹

不得遷　李揆兄楷有時稱滯冗官不得遷

自劾　鄭雲逵弟方逵悖悍結徒剽叔父欲殺之不克雲逵自劾

不能教恐赤臣家詒錮死黔州**五短五長**王維三遷尚書右丞縉為蜀州刺史未還維自表已有五短縉五長臣在省户縉遠方顧歸所任官放田里使縉得還京師議者不之罪**弟兄六人俱有名**劉知幾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詞知名鄉人以其弟兄六人俱有名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兄弟天生之羽翼**玄宗賜讓皇帝**昆令季彊**兮鄉黨附杜妝望故園賦**急熱**同手足感懐詩**與弟友愛**王鉷與弟銲友愛銲疾鉷官達常忽慢鉷終不異情**與三從昆弟居**朱敬則與三從昆弟居四十餘年貲產無異**楊穆兄弟優劣**貞元中楊氏穆氏兄弟人物槩不相下或云楊氏賔客皆同穆氏賔客皆殊以此優劣之李肇國史補遺**況弟欲行凝滯留孤飛一鴈秦雲秋**李白送族弟詩**故鄉有弟妹流落隨丘墟**杜甫

詩兄弟七人皆擢進士第為衣冠光韙薛播兄弟衎衎以相友柳宗元序飛鳴還接翅行序容銜蘆得觀書杜甫詩皆有美譽陸象先弟景倩景融景獻景裔僧一行少時與象先兄弟相善嘗謂人曰陸氏兄弟皆有士行古之荀陳亡以加之也兄弟相代閣立本代兄立德為工部尚書兄弟相代為八座時人榮之間以兄弟嗣來京師會于舊里若瓖瑒在魏機雲入洛柳宗元詩序

叔姪二　姪女　姪繼叔附

白猶子引進禮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廣受之榮漢疏廣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朝廷以為榮籍咸之會竹林南阮北阮晉書阮咸字仲容任達不拘與

叔籍為竹林之興諸阮居道北籍咸居道南南阮富而北阮貧

吐哺 世説郗鑒遇永嘉亂窮餒鄉人共食之常攜兄子外甥就食鄉人辭不能兼濟乃獨往輒含飯於兩頰歸吐與二子

垂誡 馬援有誡兄子嚴書

香囊 晉書謝玄嘗佩紫羅香囊叔安惡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得焚之

杖 晉謝安嘗欲詣陸納納兄子俶密作食供之納設茶果而已俶下精饌食客罷納大怒杖四十曰不能光我叔父而乃穢我素風

千里駒 晉書苻朗字文達堅從兄子也堅常目之曰吾家千里駒

諸父 詩我有肥羜以速諸父

裏言 傳曰寡人之出叔父無裏言

篤猶子之愛 文選

癡叔 晉王湛字叔仲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兄子濟因共談易剖析精妙大奇之初武帝見濟輒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復問濟曰臣叔不癡山濤已下魏舒已上由是顯名

十起 後漢第五倫字伯魚或問倫有私乎曰余兄子嘗病一夜十起退而

安寢余子有病雖不省視而通夕不寢若是可謂無私乎

雪詩 晉謝安常內集俄而雪下安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朗曰撒鹽空中聊可擬

林下之情 見上

幼姪早孤恩深伯道 晉書鄧攸字伯道永嘉亂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耳應自棄我兒妻泣從之

與夷 宋穆公疾屬兄子與夷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不敢忘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乃立之

自捶 後漢淳于恭兄崇卒恭養孤幼教訓學問有不如法反自捶以感悟之兒慙改過

辭辟命避叔父 後漢劉矩有高節以叔父遼未仕絕州郡之命太尉朱寵嘉其志義故遼為諸公所辟至大尉號為賢相

推與伯父 後漢張禹字伯達推田宅與伯父身自寄止

分封 魏志云王基封安鄉侯上疏求分封二百户賜叔父子喬爵關內侯以報叔父詒特

聽之

詣賊 張範字公儀子凌及弟子戩為山賊所執範詣賊賊還範子範曰君厚矣吾憐戩小請以易之賊美其言感而悉還之

叔母勸 晉書皇甫謐字士安年二十時不好學游蕩得瓜果與叔母任氏曰三牲之養無慰我心昔孟母三徙終身篤學對之流涕謐感激帶經而農

又 羊助妻辛氏字憲英鍾會為鎮西憲英謂從子祜曰會非處下之道畏有他志云云祜常送錦被憲英反覆之

芝蘭玉樹 謝玄與從兄朗為叔父安所器因戒約子姪曰子弟何預人事譬如芝蘭玉樹欲使生於階庭也

伯兮叔兮 諸父兄弟

燕私 備言燕私

又千里駒 魏曹休字文烈太祖姪子太祖曰吾家千里駒也

賣子活姪 晉孔嚴字彭祖為吳興太守時餘杭婦人經年荒賣其子以活夫之兄子又武康有兄弟妻各有孕弟遠行未反遇歲荒不能兩全棄其子而活弟之子嚴並褒薦之論者美焉

伯叔之喪

踴不絕地如此者由文矣哉義服恩輕也

姪女兄之子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篚[illegible]之訓晉書庾袞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既備袞乃艾荊若為箕箒命芳曰汝將事舅姑灑埽庭內婦人道也故賜汝篚[illegible]之為美欲使汝溫恭朝夕

柳絮之詩晉書王凝之妻謝氏道韞叔安嘗問毛詩何句最嘉道韞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又嘗內集俄而雪下安曰何所似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適凝之不樂安曰王郎謝氏之子不惡汝何恨也道韞曰不意天壤之中乃有此王郎也

南宮縚禮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無從從爾爾無扈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注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總束髮垂為飾齊線之總八寸也縚南宮閱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也

夏侯淵魏志淵字妙才時大亂飢乏棄其子而活亡弟孤女遺

腹姪女 後漢劉平弟仲為賊所殺扶母奔逃仲遺腹女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取之平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絕類

姪繼叔恭繼黷宗 後漢伏恭字叔高湛之兄子湛弟黷字雅文治齊詩位至光祿無子以恭為嗣

少繼從父 宋書謝宏微本名密年十歲出繼從叔父峻

長還本生 晉皇甫謐字士安漢太尉嵩之曽孫也出繼叔父徙居新安謐年四十叔父有子謐喪本生遂還其父

孔慈均所生 趙宏智撫兄子慈均所生

門內幾盡 杜楚客與叔父淹皆沒於王世充淹與如晦有隙譖其兄殺之幷因楚客瀕死世充平淹當誅楚客請于如晦不許楚客曰叔殘兄今兄又棄叔門內幾盡豈不痛哉如晦感悟

請封兄子 魏徵以定五禮當封一子踈南徵請封孤兄子叔慈帝憐然曰此可以勵俗即許之

撫諸姪同己姪 徐彥伯撫諸姪同己姪

與羣子姪

均指使

盧邁叔下邽令休沐過家邁終日與羣子姪均指使無位貌之異時已進中書侍郎邁再娶無子或勸畜姬媵對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可以主後

寄門戶

任瓌父陳將忠之兄為定遠太守瓌早孤忠撫愛甚常曰吾子雖多庸保耳所以寄門戶者瓌也

南北鄭相

鄭餘慶與從父絪家昭國坊絪第在南餘慶第在北世謂南鄭相北鄭相云

從父

賈循從子隱林德宗問家世答曰故范陽節度副使循臣從父也帝異之

二父

韓弘子公武從宏入朝為右金吾將軍弘出河中宏弟充徙宣武乃曰二父居重鎮我以孺子又當執金吾職乎因固辭改右驍衛大將軍

兄弟子

李泌太子妃蕭母郜國公主也坐蠱媚幽禁中帝怒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泌入帝數稱舒王賢泌揣帝有廢立意曰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使太子廢他日陛下每曰我惟一子殺之泌不吾諫吾亦殺爾子則臣絕祀矣雖有兄弟子非所歆也

撫孤姪 韋夏卿撫孤姪恩踰己子 **篤恩義** 岑文本撫弟姪篤恩義 **剖竹赤城邊** 李白送楊山人我家小阮賢剖竹赤城邊 **詩人多見重官燭未曾然** 同上 **推為叔父** 羅威賦詠甚有情致錢塘人羅隱有詩名自號江東生威遣使賂遺敘其宗姓推為叔父威酷嗜其詩目己所為曰倫江東集舊史 **族子** 李栖筠族子華每稱有王佐才多慕向治居汲共城山下華因請舉進士俄擢高第 **伯父** 杜兼祿山亂兼尚幼逃入終南山伯父存介為賊執臨刑兼號呼願為奴以贖遂皆免 **興門** 柳公綽始生三日伯父子華曰興吾門者此兒也因小字起之

甥舅 三

白諸舅 詩曰既有肥羜以速諸舅 **展我甥兮** **渭陽** 渭陽康公念母也秦康公送晉

文公于渭之陽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白水之誓　晉文公謂子犯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　明珠　王武子衛玠之舅也武子語人曰與吾甥坐炯然若明珠之在側　宋鄭　傳曰宋鄭甥舅　我之自出　謂我甥也　酷似其舅　何無忌　吐哺　見叔姪門　注　屬從　禮屬從者所從沒也亦服注屬從為母雖沒亦為之服　母黨　禮曰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黨親也　豈伊異人　兄弟甥舅　伯舅叔舅　長曰伯舅少曰叔舅　元舅　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汾王之甥　韓侯娶妻汾王之甥　宅相　晉魏舒字元陽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者曰當出貴甥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　賞愛　殷浩甥韓伯浩素賞愛之浩被廢徙東陽韓隨至從所經歲餘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　乞墅　謝安與姪

玄瞎墅顧謂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薨曇輟樂彌年行不由西門路嘗因石頭大醉不覺至州門左右曰此西門曇悲感以馬策叩扉詠曹子建詩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馬有此甥 王悅造其舅范甯甯曰卿風流雋望後來之秀悅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元舅 謝絢於公座戲調其舅袁湛湛不堪曰汝父輕舅汝今復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絢父重即正胡外甥與舅有不叶之論絢子宣美

食肉 國語晉公子重耳以戈逐其舅子犯曰若吾無濟吾食舅氏之肉

不討賊 漢郭解甥恃解強人酒人不堪怒殺之而逃解以甥不直不為討賊

周翼無託 養存郤家

孔帝甥 竇抗母隋文帝姊安成公主也抗以帝甥蚤貴入太學釋褐

宮中稱舅 歸長安高祖以兄呼之宮中稱為舅

請度為浮屠 張知默掌詔獄數陷大臣雖甥惡鞠引之暴不得去請度為浮屠后許之

舅許 長孫無忌太子承乾

廢帝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異議者斬帝顧王曰舅許汝矣宜即謝之王乃拜

事舅謹甚 郝處俊事諸舅謹甚

宦達 與舅許圉師同里俱宦達

識略過人 封倫年方少舅盧思道曰是兒識略過人當自致卿相

使舅家移塋 李義琰改葬其先使舅家移塋而兆其所帝聞怒曰是人不可使東政

悉廩祿 裴守貞關中旱悉廩祿奉姊及諸甥

給與 王偘李晟之甥武敢開騎射晟在師偘無不從晟視偘與子侄等其給與過之

引庇它族 張克勤左將衛大將軍有詔賜一子五品官克勤以息幼推與其甥裴宜直幼曰克勤執有司法引庇他族開後日賣爵之端不可許詔聽遂著于令

無罪斬甥 劉昌寧陵之圍昌令守陴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未嘗內顧捽下斬之士有死志史臣謂勒兵乘城與賊抗所賴惟賞罰爾今無罪而斬其甥士心離離不祥莫大焉

少依舅家 韓充

少亦依舅家

約為甥舅 王重榮子珂全忠自洛至全忠王出也始背賊事重榮約為甥舅得以全已指日月曰我得忘凡氏王者皆事之至是忘誓言過重榮墓偽哭而祭次虞卿珂欲面縛牽羊以見全忠報曰舅之恩無日可忘君若以亡國見黃泉其謂我何珂出迎握手泣下駢轡以入居旬日以存敬守河中舉珂室從于汴

抵舅罪 王師範舅醉殺人其家訴之師範厚賂謝訴者不置師範曰法非我敢亂乃抵舅罪母恚之師範立堂下日三四至不得見三年拜省戶外不敢解

殊宗而代疎 姚崇外甥任弈任异少孤長於崇家乃與之立家產謂之曰爾吾無間然矣惜殊宗而代疎疎矣命與其子同名異無以別也時人多之

真珠室 皇甫松牛奇章公之甥怨公不薦作謗詩曰夜入真珠室朝遊玳瑁筵真珠公侍妾名也摭言

不時至斬之 賓軌以甥為腹心嘗夜出呼不時至斬之

負以出入 陽城寡妹依城

居其子四十餘癡不知人城常負以出入

季父母舅反拜姪甥 豆盧革傳吏部銓文書不完吏至有私鬻告勑亂易昭穆而季父母舅反拜姪甥者五代史

甥姪亦有名稱 裴寛

内外兄弟 四

白合謀 魏志楊阜與外兄姜叙合謀攻馬超大敗之以報殺本州刺史太守

令鼓琴 晋阮瞻字千里讀書不甚研而黙識其要善彈琴伯兄潘岳每令彈琴終日達夜無忤色不可得以榮辱

讓封 羊祜進爵乞封舅子蔡襲

不餞送 城陽太守裴柳皇甫謐從姑子之官有勸謐餞之謐曰柳為布衣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不以酒肉為禮今作郡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柳豈中古之人情非吾心所安也

朗陵公 文選詩序曰朗陵公何敬祖余之從外兄也

孔為育其女 柳公綽外兄薛宮早

卒為育其女嫁之

外家之寶 韋述父景駿元行冲景駿姑子也為時儒宗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覩書不知寢食行冲異之試與語前世事熟復詳諦如指掌然使屬文受紙輒就行冲曰外家之寶也

中外屬 我與子當中外屬當為伯仲其抵我書執禮太卑劉禹錫答薛郎中論書儀

勵志於學 孔若思陳亡客居鄠勵志於學外兄虞世南曰本朝淪覆吾分湮滅有弟若此知不亡矣

時以為榮 鄭善果兼民部尚書與裴寂等十人每奏事及侍立並令升殿與從兄元璹在其數時以為榮舊史

倨不冠帶 崔彥昭與王凝外昆弟也凝太中初先顯而彥昭未仕嘗見凝凝倨不冠帶嫚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彥昭為憾至是凝為兵部侍郎母聞彥昭相敕婢多製履襪曰王氏妹必與子偕逐吾將共行彥昭聞之泣且拜不敢為怨而凝竟免本傳

帝問童子傲跪奏臣舅子李泌 李泌開元

十六年悉召能言佛老者相答難禁中有負俶者九歲升座詞辨注射帝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張說觀奕因使賦方圓動静泌即答說因賀帝得奇童

嫂叔　五

白不通問禮嫂叔不通問問遺也無服推遠禮嫂叔之無服蓋推而遠之不撫禮嫂不撫叔叔不撫嫂為喪服中為位禮子思之哭嫂也為位為別世說阮籍嫂常還家籍見之為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設耶溺孟子曰嫂溺援之以手權也嫂溺不援豺狼也前倨後恭史記蘇秦顯而歸兄嫂弟妻不下機嫂不為炊及為秦相佩六國相印歸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秦秦笑謂曰何前倨而後恭嫂謝曰見季子位高多金也不長者漢高祖微時嘗與賓客過其丘嫂嫂厭叔佯為

羮盡轑釜客已去而視釜中有羮由是怨嫂羮盡及立獨不封其子太上皇為言高祖曰非敢忘也為其母不長故封其子為頡羮侯轑音歷

不冠 後漢馬援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

争田 逸民傳高鳳為太守所台恐不得免乃與寡嫂争田由是不得仕

不如無 陳平與兄伯居伯常縱平游學人或謂平何食而肥其嫂嫉平不視家産曰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伯聞之遂棄其婦覈音核麥糠中不破者

小郎

新婦 魏志王澄字平子衍季弟衍妻郭氏貪鄙令婢擔糞澄年十四諫郭郭怒謂澄曰太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投裾杖之澄踰窻得免

解圍 晉王凝之妻謝氏道韞獻之與客談議辭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與小郎解圍乃施青紗步障自蔽論獻之前議客不能屈也

親省青囊藥 晉書顔含字弘都嫂老失明含躬親省視病須蚺蛇膽為藥含求不得有童子持一青囊授含開視乃蚺

蛇膽出户化為青鳥飛去嫂疾便愈

養嫂 東方朔上書曰臣少失父母長養兄嫂

又 後漢第五訪字子謀少孤貧傭耕以養嫂魏舒曰得八百户長將老嫂入官舍斯顧足矣

殺嫂 晉書慕容熙字道文僭即尊位寵苻氏立為皇后苻氏没嫂張氏美姿容熙乃殺之以為苻氏墓殉葬

白團扇歌 樂志云白團扇歌者晉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有情其婢婢制扇歌以贈珉

可謂之母 禮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

家嫂 晉謝朗父據早卒總角時病新起體羸未堪勞於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嫂王氏再遣信令還安留使竟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唯在此兒因流涕攜朗去安謂座客曰家嫂辭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見之

盜 漢書人言陳平善盜嫂

又 直不疑為郎朝廷毀不疑曰狀貌雖美善盜嫂不疑曰我無兄然終不自明

孔奉嫂 趙弘智奉嫂謹甚

家事咨而後

行王珪奉寡嫂家事咨而後行事寡嫂謹徐彦伯事寡嫂謹韓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卒嫂鄭鞠之躬踐教義魏徵定服制議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宏都則端肅致感馬援則其見必冠孔伋則哭之為位此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

姑 六

白諸姑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從姑傳姪其從姑絕地禮曰姑姊妹之大功踴絕於地如知是者由文矣哉注降服恩重也受我而厚禮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所以夫家厚故我薄也孔諫李昭德武承嗣任文昌左相昭德諫曰承嗣已貴不宜典機衡以惑衆庶且父子猶相纂奪況姑姪乎后瞿然曰我未之思也乃罷姑姪母子狄仁傑曰姑姪與母子孰親見母子門張

巡姊軍中號陸家姑張巡傳　姑所服何年瀏漢陽公主文宗尤惡世流侈因主入問曰姑所服何年瀏今之弊何代而然對曰妾自貞元間辭宮所服皆當時賜未嘗敢變元和後數出禁藏纖麗物賞戰士由是散於人間內外相矜狃以成風　幼從姑周世宗柴后兄守禮子幼從姑長太祖家以謹厚見愛

姊妹七

賢姊　姊喪　寡姊　嫁姊妹　姊妹婿附

白伯姊注見上　歸妹既嫁妹也　女弟　月為姊王者姊事月　留錢風俗通太原郝子廉饑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一分及一芥不取諸人過姊留飯密留五十錢於席上而去　姊親傳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　刖姊韓子梁車為鄴令其姊往見之暮而後至閉門因踰郭而入梁車刖

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璽而逐之 同氣 共胞 血屬 骨肉之愛 漢杜周誠哀老姊 東宮之妹 詩碩人美莊姜曰東宮之妹 內賓 儀禮有司徹曰主人洗獻內賓于房中內賓姑姊妹也 從妹 傳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 收育從妹 後漢盧延遭王莽亂延從女弟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之棄於溝中延哀而收養遂至成人 不留 沐泣德信嘗過姊姊為殺雞炊黍沐不留飯 惡姊夫留錢 范丹字史雲候姊姊飯之以姊夫不德留錢二百文 賢姊詈 楚辭曰女嬃之嬋媛兮申申詈余注嬃屈原姊也申重言也言嬃責原不與衆合乃見流故來牽引數怒也余猶我也 義烈 史記聶政姊事見上烈婦門 教弟 賈逵年五歲其姊聞鄰家讀書每抱逵聽之逵年十歲乃暗誦六經姊曰吾未有教入門汝安得三墳五典讀之逵曰憶昔抱聽鄰

家讀書

與粟

吳志駱統字公緒年八歲時飢多有困者統為減飲食飼之其姊仁愛見統甚哀曰何不告我而乃自苦以私粟與統

磨笄自殺

趙襄子誘殺代王王夫人襄子之姊聞之磨笄自殺

託弟於人

梁冀誅李固固少子燮字德公姊文姬賢而有智謀匿燮乃告父吏王成曰君執義於先公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之休戚在君矣成乃將燮東下得全

姊喪尚右

禮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亦皆尚左

不忍除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而不除孔子問之曰何不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不忍也孔子曰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跂而及之不可踰也遂除之

寡姊不嫁

東觀漢記秦彭字伯平為山陽太守欲嫁寡姊姊不嫁乃引鐮自害

引刃

烈女傳桓林姊夫劉敬仲早亡桓氏引刃割耳以

示林

事不諧矣 後漢宋弘為太尉時帝妹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羣臣以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羣臣莫及帝曰試圖之主坐於屏風召宏問曰貴易妻人情乎宏曰糟糠之妻不下堂帝迴謂主曰事不諧矣

老姊求名 蜀志郭奕遷雍州刺史有寡姊姊下僮僕多有姦犯而殺人者吏執之奕曰丈夫豈以老姊求名遂遣而不問

嫁姊妹歸妹 婦人謂嫁曰歸

東郭偃之妹 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妹棠公死偃御崔予弔之見棠妻美使偃娶之偃曰同宗也君出自桓我出自丁又筮之不吉曰發婦也何害前夫當之矣

徐吾犯之妹 見上擇夫門注

得臣之妹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美而無子

外妹 左傳聲伯嫁外妹管于奚之女於施孝叔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外妹謂同母異父也

姊妹壻維私 詩曰譚公維私爾雅云姊妹之夫為私

鍾瑾妻李脣妹 李脣祖修言鍾瑾好學類我家以脣妹妻之 絕穀 晉書郗超為臨海太守與妹夫王羲之邁世修黃老絕穀之術 申祥之哭 言申祥妻之昆弟也 道原之睦 潘岳詩曰潘陽之睦有自來矣道原岳妻之兄弟 孔進粥 李勣性友愛其姊病嘗自為粥而燎其鬚姊戒止答曰姊多疾而勣且老雖欲進粥尚幾何 恭順 韋覬丞孤事姊恭順 士推其禮濃 裴守真養寡姊謹甚士推其禮濃永淳初關中旱悉廩祿奉姊 姊卒悲梗成疾 李元素少孤奉長姊謹悌及姊卒悲梗成疾因辭職 事姊如母 楊謹矜兄弟友愛事姊如母 陸家姑 張巡初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所或曰用兵拒守者巡也乃送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拒之走臨淮巡有姊嫁陸氏遠遮王勸勿行不納賜百縑不受為巡補綴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 不嫁 李氏妻王阿足夫妻無子

以娶姊高年無供養乃不忍嫁晝耕夜織能辦生事餘二十年姊乃亡

輟公堂饌 因話庾約為河南兵曹有寡姊在家約常與輟公堂已饌餉之

世稱其德 蘊順事寡姊有禮世稱其德

姊為內官 劉禕之先是姊為內官武后遣至外家問疾禕之因賀蘭敏之私省之座流嶲州后為丐還

寡妹 陽城事見甥舅門

誨諸妹如嚴師 尚宮宋若昭父廷芬生五女長若莘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若昭文尤高若莘誨諸妹如嚴師

祖孫八

曰孝孫 祭稱孝子孝孫也

順孫 史虞詡孝養祖母縣舉為順孫

孫謀 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祖業 傳序云弘宣祖業

抱孫 禮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王父尸

必復 畢萬筮仕

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舍孫 公儀仲子之喪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庶子檀弓免焉子服伯子曰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孔子曰否立孫周禮云立嫡子

纘乃祖

服 服行事也纘繼也

爾祖 無念爾祖

王父 禮曰逮事王父母則諱王父母謂之祖父母也

忝祖 忝辱也禮

名孫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名之謂生子見於祖以名之

上殺 謂祖以上喪服亦漸殺輕也

下治 禮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

自義率祖 禮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注自用也率循也用恩則父母重祖輕用義則祖重父母輕

哀孫 禮喪稱哀子哀孫

銘 禮銘者稱揚先祖之美也此孝子孝孫之心

螽斯之盛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必興吾門 陳羣為兒時祖寔謂宗人曰此兒必興吾門

與硯 晉范喬字伯孫年五歲時祖馨撫喬首曰所恨

不見汝成人以所用硯與之五歲父母告喬喬執硯涕泣

受賜官 晉鄧攸祖殷有賜官勅攸受之後太守勸去王官舉為孝廉攸曰先人所賜不敢改也

靈運 謝玄子煥不惠早卒煥子靈運才藻豔逸玄曰我尚生煥煥那得生靈運

委蛻 列子曰子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

本支 詩文王孫子本支百世

不為子孫留財產 列子衛端木叔子貢世子也籍先資累千金年六十棄家散庫一年盡不為子孫留財產散之一國及病無藥石之儲死無瘞埋之所受施者相與反子孫之財也

又 疏廣歸鄉里以所賜金日與鄉里樂飲子孫因鄉里長者勸及身在時為子孫立產業廣曰此金聖主所賜以惠養老臣故樂與鄉黨共之

拜畫象 魏志曹休父烈嘗為吳郡太守休後至吳於太守舍見壁上祖父畫象恭敬非怠乃下榻泣涕同坐嘉之

假託 魏賈詡字文和道遇氐羌同行數十人皆為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

也汝別理我我家必厚贖之段穎昔為邉將威震西土故謝假而懼於氏羌氐羌果不敢害也

祖母老辭官　晉李密字令伯微為太子洗馬以祖母劉氏年老無人侍養乃上表陳情辭官

字孫　虞謝祖父為縣獄吏多所平理曰于公子孫竟至三公吾雖不及于公子孫何必不為九卿遂字謝曰升卿

祖母思芹　劉般祖母王氏盛冬思芹而不言般知之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乃有芹生於地得斛餘至芹生乃盡

孔有祖風　魏蓍宣宗嘗曰蓍名臣孫有祖風朕心憚之

贊曰　蓍之論議挺挺有祖風烈詩所謂是以似之者歟

紹訓　姚珽始曾祖察嘗著漢書訓纂而後之注漢書者多竊取其議為已說珽著紹訓以發明舊義

省中盤石　薛元超轉中書舍人省中有盤石道衡為侍郎時常據以草制元超每見輒泫然流涕

孝通幽顯　劉審禮少喪母為祖母元所養隋末大亂道不通審禮尚少自鄉里

負祖母度江轉側避地及天下平西入長安元每疾病必親煑藥嘗而進元曰兒孝通幽顯吾一顧念疾輒間

兼謨祖風 狄仁傑孫兼謨有祖風

當興吾宗 王晙少孤好學祖有方奇之曰是子當興吾宗

當嗣家聲 狄兼謨遷御史中丞帝曰卿梁公後當嗣家聲不可不謹

祖母入見 王承元入朝祖母入見帝命中宮禮賚異等

祖勳 衛次公為兵部侍郎故英公李勣大理卿徐有功之孫皆以貧不得調次公名見曰子之祖勳在王室寧限常格即優補而遣

不能盡識 郭子儀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已

勳業隳地 馬璘少孤流蕩無所業年二十讀漢馬援傳至丈夫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尸而歸慨然曰使吾祖勳業隳於地乎爲扶風郡王卒

事祖母 殷寅子亮事祖母如寅在

材子賢孫 唐宰相世系序材子賢孫不殞其世德

白孔六帖卷十九

白孔六帖卷二十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女一　女壻二

娣姒三　子婦四

舅姑五　出婦六

親屬七　宗族八

奴婢九　僕隸十

乳母十一　　幼敏十二

女一

賢女 淑女

處女 處子處室也

如玉 有女如玉

懷春 有女懷春

聞琴 蔡琰字文姬邕之女也邕夜鼓琴絃絕琰年六歲曰第二絃邕曰偶中耳琰曰吳季札觀風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不競由此言之何足不知也

詠雪 見姪女門謝道韞事

贖父罪 史記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無男有女五人公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其女緹縈自傷泣乃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願沒入官爲婢贖父刑罪使得改過自新書奏文帝哀憐其意乃下詔曰夫斷支體刻肌膚楚痛者其除肉刑

憂國危 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鄰婦曰子欲嫁乎曰非也予憂者魯君

老太子幼鄒婦曰此丈夫之憂也女曰不然昔有客過縶馬園中馬逸踐予葵使予終歲不飽葵鄒女奔使予兄追之逢水溺死使予終身無兄予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今魯國有患君臣父子被其辱婦人獨安所避乎

知肉味 後漢孔融被誅女年七歲男年九歲寄他舍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顏知肉味乎

女工 詩序曰后妃在父母之家則志在女工之事尊敬師傅可以歸寧父母

晚嫁 黃公有女至美其父常謙曰醜人謂實然故過時無聘者

笄年 禮女子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

從人 禮婦人從人者幼從父凡嫁從夫

設帨 禮女子生設帨於門右帨佩巾也

鞶絲 禮女子生能言教之鞶絲女工

十年不出 禮女子十年不出漸長可居內

姆教 女師

歸寧 詩歸寧父母傳曰杞伯姬來歸寧問父母安否

女中王 魏文帝郭皇后少而父永奇之曰此乃吾女中王遂

以女王爲字

愛女 張禹病帝臨問因言臣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張掖太守蕭咸不勝父子私恩願與相近帝即日徙咸爲弘農太守

沉江 叔先雄沉水求父屍事具孝感門

喜書 魏文帝甄后九歲喜書視字輒識數字用諸兄弟筆硯兄謂曰汝當習女工用筆爲學當作女博士耶后曰古者賢女未有不覽前世成敗不知書何以見之

供賓客 周顗母李氏字絡秀顗父浚爲將軍出獵遇雨止李氏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於内宰豬羊具饌甚辦不聞人聲浚恠使人窺之見一女甚美因求爲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户殄瘁何惜一女遂許之

邦之媛也 美女爲媛

彤管有煒 恍惲女美

孔歸寧 李晟正歲崔氏女歸寧責曰爾有家而姑在堂婦當治酒食具以待賓客即郤之不得進違禮敦敎類如此

願備後庭 王世充啓帝江淮良家女願備後庭無由進帝喜令閒端麗者

美而才 魏徵

鄭仁基息女美而才皇后建請爲充華典册具或言許
聘矣徵諫曰陛下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食膏梁則欲
民有飽適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今魏徵曰
鄭已約婚陛下取之豈爲人父母意

子女是求 隋帝子女是求

續曹大家女訓 韋温一女歸薛家女工屬文續曹大家女訓行于世

嫁爲民妻 李白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採訪後裔惟二孫女嫁爲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頃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爲改葬立二碑焉告二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傳正嘉歎

獻二女 柳公權開成三年召問得失因言郭旼領邠寧而議者頗有臧否帝曰旼尚父從子太皇太后李父
官無玷缺自大金吾位方鎮何所更議答曰旼誠勳舊
然人謂獻二女乃有是除信乎帝曰女自參承太后豈
獻哉公權曰疑嫌間不可戶曉因引王珪諫廬江
王妃事是日帝命中官自南內送女還郭旼家

閨家

令姓（列女序）婦訓姆則（同上）幽閨婦女（李渤傳）幽閒之德（其子女聞教訓有幽閒之德韓墓誌）作門楣（楊妃外傳楊妃寵幸時有謠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卻作門楣）桃紋不嫁（元正織女詩東家頭白雙女兒爲解桃紋嫁不得注余掾荆時目擊貢綾戶有終老不嫁之女）生女炙破其面（樂史綠珠傳昭君村生女炙破其面故樂天詩云不取往者戒恐貽來者究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瘢痕）女子之行於親也孝婦也節母也義而慈止矣（列女傳）自古女禍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身苟免矣猶及其子孫雖遲速不同未有無禍者也五代史）嗚呼女子之禍於人者甚矣自高祖至於中宗數十年間再罹女禍（唐祚既絕而復續中宗不免其身韋

氏遂以滅族贊

玄宗又敗以女子 玄宗親平其亂可以鑒矣而又敗以女子

女壻二 孫壻附

白玉潤 晉樂廣字彥輔人謂之水鏡女壻衛玠字叔寶時號玉人故時語曰婦翁水清女壻玉潤

玉鏡臺 世說溫嶠字太真姑劉氏有女甚麗姑囑嶠曰佳壻難得曰但如嶠比如何曰何敢希汝比數日白姑已得壻身畫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悅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吾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

愛壻

子壻 以子妻之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佳壻

從服 禮從服者有從重而輕夫為妻之父母也

承子授壻 禮婚禮壻親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注舅姑妻父母也以女授壻而戒之無令違於婦道

親

受禮壻揖讓而升堂蓋親受之於父母

甘公之遇恭祖後漢陶謙字恭祖同縣甘公出遇之見其容貌駐車與語甚悅因許與女夫人怒甘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與之

太守之器伯珪魏志公孫瓚字伯珪爲郡門下書佐有姿儀音聲太守器之以女妻之

又張華字茂先少孤貧牧羊鄉人劉放奇其才以女妻之

又吳志呂範字子衡少爲縣吏有姿容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寧久貧賤耶遂與婚之

妻以孫女漢陳平貧以席爲門富人張負見其門多長者車曰豈有如陳平而久貧賤者乎遂以孫女妻之

再嫁漢張耳亡命游外黄外黄婦人女甚美庸奴其夫夫亡投父客父客素知張耳而遂嫁之

絶婚魏志袁術公路爲子索呂布女後布怨術女已在途追還絶婚

出贅漢賈誼曰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幷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丁壯則分出

贅注分音扶問反不當出在妻家猶體有贅一曰贅質也以身爲質

友壻 嚴助侍宴上問所欲對曰家貧爲友壻所辱願爲會稽太守

撾婦翁 後漢帝戲第五倫曰聞卿爲吏撾婦翁不過從兄飯有諸對曰臣之三娶妻皆云無父

請倩 史記黃氏請倩注倩女壻東齊間謂壻爲倩

吾兒誤我 魏略太祖以丁儀令士未見欲妻之問五官將五官將不可及辟儀到嘉其才曰丁掾即兩目盲亦當與女況但眇吾兒誤我五官將即文帝也

禁臠 晉武爲晉陵公主求壻謂王珣曰如真長子敬便足珣曰謝渾不及真長不減子敬未幾帝崩袁崧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臠

東牀坦腹 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王導導命東廂徧觀子弟歸謂鑒曰王氏諸子弟咸自矜持唯一人東牀坦腹食若不聞訪問乃羲之遂妻之

孫壻 李膺祖脩以鍾瑾好學似我家以膺妹妻之

孔蔣繒 蔣子謹子繒往見高智周智周

方貴以女妻之

齊映　滑亳節度使令狐彰署掌書記彰疾甚引映託後事因說彰納節歸諸子京師彰從之即以女妻映

有子必位宰相　楊嗣復父於陵始見識於浙西觀察使韓滉妻以其女歸謂妻曰吾閱人多矣後貴且壽無若生者有子必位宰相既而生嗣復

高選世族　獨孤郁最爲權德輿所稱以女妻之德輿輔政以嫌去內職憲宗嘆德輿乃有佳壻詔宰相高選世族故杜悰尚岐陽公主然帝猶謂不如德輿之得郁也

張延賞　雖蚤孤而博涉經史通吏治苗晉卿尤器許以女妻之

佳壻　楊於陵節度使韓滉剛嚴少許可獨奇於陵謂妻柳曰吾求佳壻無如於陵賢因以妻之

以嫌自白　杜悰權德輿爲相其壻翰林學士獨孤郁以嫌自白憲宗見郁文雅歎曰德輿有壻乃爾時岐陽公主始召擇大臣子唯悰以選召見授駙馬都尉

貴顯朝廷　郭子儀七壻皆貴顯朝廷

蘇頲　李至遠蘇頲其

出也少失母至遠愛視甚謹以女妻之

柳談 顏士愛其才以女妻之

李頻 給事中姚合名爲詩士多歸重頻走千里丐其品合大加獎挹以女妻之

愛重 宗室漢少事韓愈愛重以女妻之

識非 庸人 王琚謀剌武三思事洩亡命自傭於楊州富商家識非庸人以女嫁之

呂諲 里人程氏財雄于鄉以女妻諲

不禮 杜黃裳初不爲執誼所禮及敗悉力營救既死表還其柩葬焉

崔謙之 崔行功祖謙之在北齊終鉅鹿太守少好學唐儉愛其才妻以女因倩作文奏

書報未嘗輒開 潘炎方劉晏任權炎乃其壻雖書疏報答未嘗輒開時稱有古人節

撫座 封德彝即楊素之壻素爲僕射嘗撫其座曰封郎必居此座後果如其言南部新書

張延賞李彥允 韋皐見辱於張延賞崔圓愛薄於李彥允晉文人子壻後韋爲張西川交代崔救李姊死同上

碧鸛雀 裴寬事見擇夫門

婦翁

與壻　張洎尚主在翰林獨以珍玩常誇於同列張淑曰此婦翁與壻非天子賜學士者也李肇國史補

壻半子　回紇明年可汗遣宰相跌跌都督等衆千餘并遣其妹骨咄祿毗伽公主率大酋之妻五十人迎主且納聘跌跌至振武爲室韋所抄戰死有下七百皆聽入朝舍鴻臚帝御延喜門見使者是時可汗上書恭甚言昔爲兄弟今壻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請以兵除之

一見以爲奇　姚覬少惷不修容止時人莫之知中條山處士司空圖一見以爲奇以其女妻之五代史

娣姒 三

白姒婦　娣婦　爾雅曰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

不以妾爲姒　傳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注兄弟之妻相謂爲姒

鍾郝之禮澶　晉王渾妻鍾氏

字琰弟湛妻郗氏皆有德行琰雖門高與郗氏相親重郗不以賤下琰琰不以貴陵郗時人稱鍾夫人郗夫人之禮瀘

孔命主家事

李光進弟光顏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籍貲貯納管鑰於姒光進命反之曰娣逮事姑且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乃如初

順和

李翱楊烈婦傳婦人女子順和於娣姒則賢矣

諸娣姒皆畏莫敢侍

高祖太穆順聖皇后竇氏太后羸老有疾而性素嚴諸娣姒皆畏莫敢侍后事之獨怡謹盡孝

使吾姒至此

梁太祖皇后張氏太祖已破朱瑾納其妻以歸后迎太祖於封丘太祖告之后遽見瑾妻瑾妻再拜后亦拜悽然泣下曰兗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興干戈而使吾姒至此若不幸汴州失守妾亦如此矣言已又泣太祖爲之感動乃送瑾妻爲尼

五代史

子婦 四

白特豚（禮曰婦以特豚饋明婦順）雙鯉（姜詩字士游母好生魚及江水其妻取水不及時乃棄妻寄鄰舍常作膾請鄰母送詩母母感之呼還舍傍輙有泉脉如江水兼躍雙鯉以供母膳）爲婦（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執婦道（婦禮）四德（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婦順（家肥）廟見（家和）姑慈婦婉（傳曰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注從尊也婉順也）授室（禮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宜家（宜爾室家）雞鳴盥漱（禮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也）婉娩聽從（婉言語娩容貌）叱狗（東觀漢記鮑永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去之）肅雍之德（柔正之道）恭承舅姑（和協娣姒）父戒母戒　爾舅爾姑（穀梁曰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

祭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毋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夫夫婦婦**所謂順也**取婦**之家

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成婦之義**禮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謂舅姑

沒也**內和**禮曰婦順備而后內和內和理然後家可長久也**婦式**婦人模式周禮**姑喪**南宮

縚妻姑之喪夫子訓其髽**親饋**禮婦既嫁婦盥親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私猶思也**私貨**子婦

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藏以待乏**禮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

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親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注或賜之謂婦之兄弟

待舅姑之乏以進之**請其故賜**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後與之注故賜謂前

舅姑所反賜之物者明禮讓於賜之也**婉容**禮**不至**禮曰以此防人婦猶有不至者謂不親夫事舅

姑之側也婦本於孝家統於尊女既辭家婦將授室孔唐休璟始老已踰八十猶託倚權近求復用於是賀妻尚宮方用事附者輙榮赫休璟乃爲子娶其義女故復起宰相頗爲時譏訾

乳姑崔琯諸崔自咸通後有名歷臺閣藩鎮者數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始其曾王母長孫春秋高無齒祖母唐事姑孝每旦乳姑一日病召長幼言吾無以報婦願後子孫皆若爾孝世謂崔氏昌大有所本云

珍美非經獻不先嘗楚王靈龜妃上官者舅姑在妃朝夕侍奉謹甚凡珍美非經獻不先嘗

嚴奉舅姑夙夜勤事太中二年以起居郎鄭影尚公主詔曰女人之德雅合謹修嚴奉舅姑夙夜勤事此婦人之節也南部新書

舅姑　五

白如事父母內則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縰謂束髮笄總首飾衣紳紳帶左佩紛帨帨拭巾也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大觿木燧備尊者之所用衿纓衿結也衿音其朕反綦屨綦繫也綦音忌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侍舅姑之禮也不傳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傳移也杖屨祗敬之勿敢近佐餕凡朝夕恒食子婦佐餕應唯敬對在舅姑之所有命應唯敬對也進退周旋慎齋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勿逆勿怠子婦孝者敬者舅姑之命勿逆勿怠必嘗而待必服而

待若飲食之雖不嗜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是善事我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道沒身敬之不衰也舅沒而姑老傳家事於子婦必請於姑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不敢專擅也介婦請於冢婦也命適私室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待之以誨也大小必請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也勿庸疾怨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後怒之先舅先姑沒則曰先舅先姑不幸子夏曰嫁不及舅姑謂之不幸柔色以溫之孔以禮聞莊淑公主事舅姑以禮聞姑疾姑寢疾不解衣藥糜不嘗不進行見舅姑禮王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是時諸主下嫁以帝女貴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主上循法度吾當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笄盥饋乃退其後公

主降有舅姑者備婦禮本於珪

鞭婦柳公綽爲刑部尚書京兆獄有姑鞭婦至死者府欲殺之公綽曰尊歐卑非鬭也且子在以妻而戮其母不順遂減論

事如父母襄城公主下嫁有司告營別第辭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異宮則定省闕

出婦 六

事具夫妻離門中

勿疾怨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

表禮若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注雖當出猶爲之隱表禮謂不明其過犯也

甚宜不悅禮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則出之

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當舅姑之喪也

爲父母喪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止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禮女嫁爲父母期若出者却服三年

不宜其妻見上

束蘊蒯通曰臣之里有婦

姑使守肉夜亡其肉姑以爲婦盜逐之嘗有里婦束藴請火曰昨暮犬得肉姑慚追其婦還

水遲姜詩母好江水妻常取之一日來遲母渴詩遂遣其妻

孔凡四五娶崔顥娶妻惟擇美者俄又棄之凡四五娶

旣啓飛鳳之兆遂操別鶴之音白居易出妻判

姜詩出妻蓋爲小瑕飽永去妻亦非大過同上

不待白頭春天百草秋始衰棄我不待白頭時張籍白頭吟

歲華逐霜霰賤妾何能久李白去婦詞

溺姬侍李元素其妻石泉公王方慶之孫前妻子皆不肖而元素溺姬侍王不見答元素久疾益昏惑遂出之王訴諸朝免元素官且令畀王貲五百萬

門內斗粟尺布無所私劉君良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産也門內斗粟尺帛無所私大業末荒饉妻勸其異居因易置庭樹鳥雛合鬬且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

相容況人耶君良即與兄弟別處月餘密知其計因白去其妻曰爾破吾家召兄弟流涕以告更復同居李

逈秀母少賤妻嘗罵媵婢母聞不樂逈秀即出其妻或問之答曰娶婦要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本傳

親屬 七

白六親老子曰六親不知有孝慈九族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内睦外侮傳周之有懿德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也敦敘協和貴親綏族既睦不咸和同德惟暱近仁不遺親厚骨肉之愛廣枝葉之庇親親之殺長長尊尊立愛惟親立敬惟長葛藟刺桓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骨肉將離無親宗族枝葉先落不庇本根義惟立愛仁貴篤親遠間親六逆血屬周親棣華之

詩葛藟之刺不睦之刑周禮以八刑糾萬民三曰不睦之刑不獨親其親大道之行
各親其親大道既隱旁殺謂親屬之喪服以親疎爲殺也從服禮曰從服謂夫爲妻之父
母妻爲夫之黨也見親疎之殺焉禮三族失其和禮協比其鄰
婚姻孔云瑣瑣姻婭兩壻相謂爲婭瑣瑣細小貌掩義禮門内之理以恩掩義親叛
傳楚公子比族盡親叛可謂無主也分親傳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分扶問反親去聲無絶
其愛情雖不同無絶其愛親之道也屏親書時庸屏親棄親用羇周鞏簡公衆叛
親離州吁杕杜晉人刺其君不親宗族縱斧宋昭公欲去羣公子樂豫曰公室之枝葉也不
可縱尋斧焉孔周郵親戚宇文士及好周郵親戚合疏屬以居裴贄韓偓門内

雍友合疏屬以居餘見潘亂門**求宗屬**顏杲卿被殺真卿方爲蒲州刺史令泉明到河北求宗屬始一女及姑女並流離賊中及是並得之悉錢三萬贖姑女還取質復往則已女復失之**託外祖母**呂向少孤託外祖母**蒙擯**高季輔以爲今尚書八座人主所責成者也宜擇温厚脩潔者任之使不眠者蒙擯於親**無所賑施**魏元忠爲僕射謁告上冢到家於親戚無所賑施**友壻**蔣係宰相李德裕惡李漢以係友壻出爲桂管觀察使**依外家**孫逖少孤依外家

宗族八

不親宗族附

白父黨爾雅父黨爲宗族也**稱孝**宗族稱孝焉**吾宗**傳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糾合**宗族**本支**百世**宗族既睦**道雖無頗**親疎本恩**禮則有殺**先親**後疎**杕杜**

見上宗族不親本根無庇傳叔向曰肸聞之公族將畢其宗族枝葉先落根本從而亡也無縱斧於葛藟宜解網於竹刑道乖綏族義與篤親小忿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散金史記蘇秦既歸散金宗族散財史記范勝字無忌散財五百萬以施宗族也宗人

族子宗易於下禮祖遷於上宗易於下故敬宗所以尊祖也易疏也親屬竭矣禮四世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則親屬竭矣戚單於下婚姻不通禮曰庶別姓於上戚單於下婚姻可以通乎子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不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周道然也言雖疏遠不可通婚也繫之謂宗籍也戚單言親盡漸疏也父母之黨禮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敦叙九族親以飲食之禮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注人君有食

宗族之禮以親之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 三族不
大傳曰繼之以姓而不別繼之以食而不殊
虞 儀禮士婚禮請期曰唯是三族之不 宜弔不弔宜免
虞注三族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
不免 禮族之相爲也宜弔不 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
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
謂宗族之相爲 宗子雖七十無主婦 諸婦不可 合族 君
也承讀爲贈 無統也 子
因睦以合族 合族 亢宗 子太叔曰吾不能 奪宗 奪適
謂與宗人燕也 亢身安能亢宗
漢書梅福曰諸侯奪宗聖庶奪適注奪宗始封之君尊
爲諸侯則奪其舊爲宗子之事也奪適謂文王舍伯邑
考而立 老而納正室 見壻姻 宗子 禮適子庶子祇事宗
武王也 注門 子不敢以冨貴加於
宗子之門以寡約入必獻其上而服其次若非 族類 傳
所獻則不敢入宗子之門宗子正宗敬宗者也 曰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聚族　保族其家　宗盖　展親分寶玉於伯叔之國時膚展親棄親用羇周華簡公棄親用羇用卿士也縱斧見上衆叛親離州吁孔周邮王珪宗族匱乏周邮之田宅盡分宗族蕭瑀初瑀關内田宅悉賜勳家至是還給之瑀盡以分宗族撫養宗屬韋繩撫養宗屬孤幼無異情宗人欲籍高蔭李懷遠少孤宗人欲以藉高蔭懷遠退而曰因人之勢高士耻之假蔭而官吾志邪護乏畢誠既貴所得祿奉養護宗族之乏無間世爲名族裴矩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爲名族居燕者號東眷居京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族清胄貴杜牧鄭處晦制望閥高華蕭復三世不異居崔元暐三世不異居家人怡怡如也貧寓郊墅羣從皆自遠會食無他爨族人孤貧者撫養教勵同上

奉廩推散 蘇頲性廉儉奉廩悉推散親族餚無長貲 **九世同居** 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有事泰山臨幸其居問本末書忍字以對天子流涕出孝友傳 **各爲大家** 裴爲頲姓入唐尤盛支分族離各爲大家韓文河南少尹裴君墓誌

奴婢 九

白贓獲 風俗通古制無奴婢即犯事者也贓者被贓罪沒入爲官奴婢獲者逃亡獲得爲奴婢者也 **丹書** 傳裴豹隷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裴豹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所不焚丹書者有如皎日遂殺督戎注豹犯罪沒入官奴以丹書其罪 **家僮** 僮僕 **應門** 李令伯表曰內無應門五尺之僮 **蒼頭** 後漢彭寵蒼頭子密等三人殺寵 **封侯相** 衛青與諸羣奴居有一鉗

徒相青曰汝當封侯青曰為人奴虜免笞罵足矣敢望封侯鉗徒注見上略賣欒布為人所略賣得翁風俗通廝儉少失父不知所在後穿井得錢行求蒼頭乃父也時人語曰鑿井得銅買奴得翁遺陸賈史記陳平結歡太尉勃陸賈之力於是乃遺陸賈以奴婢百人也賜霍光漢宣帝詔大將軍霍光賞奴婢七十人同席史記任安為衛將軍舍人過平陽主家主令與騎奴同席而食乃援刀而斷席別坐也八百卓氏富家僮八百人入于罪隸周禮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藁注云謂坐盜賊則沒入官為奴奴即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不為奴又曰凡人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亂者皆不為奴注有爵者謂命士已上亂七八歲初毀齒者是也奴僕衛青奮於奴僕囚奴正士尚書箕子為之奴奴虜黠奴齊俗賤奴虜而刁間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刁間收使之

逐魚鹽商賈之利終各得其力起富數千萬也

殺奴

田儋陽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得殺其奴注古者殺奴婢皆告官如不告者罪之

限數

哀詔諸侯王已下及豪富人多畜奴婢有司條奏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人四十人年六十已上七十已下不在此人數犯者以律論過節則沒縣官

指千

漢僮手指千比千乘之家

奴誤殺子

宋則

逃而舍之

是無陪臺

私屬

王莽曰奴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闌今改奴婢曰私屬禁不得買賣也

賣良人

鬻良

賢行奴

李善字次孫本李元蒼頭也建武中元家疾疫相繼死沒唯孤子續始生數旬諸奴婢欲殺續分產善傷不能止負續逃亡瑕丘界中親自奉養乳爲生汁推燥居濕雖在孩時奉之如長君每事長跪請白而後行閭里感之續年十歲然後與善歸本縣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鍾離意上書言狀世祖詔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後

爲本郡太守路經元墓躬自除草洒道自執爨脩餜祭祀拜辭涕泣而去班氏奴初班孟堅在竇憲幕府有奴干洛陽令种兢車騎吏呵之奴醉罵兢兢大怒時畏憲不敢發及憲敗賓客皆逮考兢捕繫固固遂死於獄中有士風雄翅嘗爲石崇蒼頭性廉直有士風潘岳見而稱異勸崇免之乃還鄉里禁殺光武詔天地之性人爲貴殺奴婢者不得減其罪灸灼光武詔敢灸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灸灼者爲庶人射傷人光武又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長命奴世說云并州刺史畢軌送故漢渡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二百五十厳言語飲食如常人知文章郗愔字方回有蒼頭善知文章王羲之愛之每稱奴于劉惔惔問何如方回羲之曰小人耳何得比郗公惔曰不如方回故常奴耳煩辱執煩辱之事先掠光武詔吏人遭亂爲青徐賊所掠賣爲奴婢欲恣聽之敢拘制以掠人論也報讎欒布

爲奴於燕爲家主報讎也家僕史記與家僕雜居齊齒也之使謂無使也怒頑左傳忿嫉

干頑書庸奴其夫封不義侯後漢詔討彭寵者封侯寵蒼頭奴子密殺寵朝廷以奴殺主不義復不可不封乃封爲不義侯平頭奴子提履箱古詩婢贓獲見上

注奚人周禮奚三百人注云今官婢也官婢史記太倉令淳于公將刑少女緹縈上書請沒身爲婢贖父罪女奴侍婢遺陸賈賜霍光注見上污朝衣東觀漢記

劉寬簡略夫人欲試寬伺當朝裝訖使婢奉羹翻污朝衣婢遽收之寬徐徐曰羹爛汝手覆毒酒列女傳主父妻淫於鄰主父還爲毒酒使媵婢進之婢欲言恐逐主母不言害主父於是佯僵覆酒主父怒笞之妻恐婢言欲殺婢婢就杖將死不言主父弟告主父乃去妻納其婢爲妻青衣微賤裴秀母婢

也秀年十八有令望而嫡母猶妬令秀母親下食衆賓皆起拜之母曰微賤如此應爲此兒必貴史記姑布子卿見無恤曰此真將軍也簡子曰此母賤翟婢也曰天之所授母雖賤子必貴也泥中之怒劉義慶世說曰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怒一婢拽於泥中一婢問曰胡爲乎泥中答曰薄言往訴逢彼之怒代死列女傳曰翟素者翟氏之女也遭賊欲犯之臨以白刃素婢名青乞代賊遂殺素欲犯青青曰我代素者恐其被耻獲害耳今素尚死何以生爲又殺之乃生無恤終因子責作殯王父未奠失賢荀古今之可徵雖微賤而何害侍婢殺主漢大司空扶平侯王崇就國戚餘爲侍婢所殺也認孫守藏後漢梁冀認孫壽母以爲守藏婢盜白珠紫金限數見奴門逃而舍之其無陪臺私屬見奴門誦賦蜀人劉琰侍婢十人皆能爲聲業又患讀書誦魯靈光殿

賦

綠珠 石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豔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盡出婢妾示之使曰美矣然奉命求綠珠曰吾所愛不可得也秀竟誅崇

累騎 阮咸素幸姑婢姑去時方有客咸借客馬追姑婢從姑家婢既及與婢累騎而還客非之

團扇歌 晉樂志團扇歌者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有情愛甚篤嫂箠婢過苦其婢素善歌而珉好把團扇故制此歌

奴價倍婢價 祖訥字士言貧常自炊爨養母北下將軍王敦聞之遺其一婢辟爲從事中郎人戲曰奴價倍婢價詞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羖羊皮耶

作灋買婢 郭璞愛主人婢無由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舍散之主人晨起見赤衣人數十圍其家就視即滅主人詰璞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勿爭價妖可滅主人從之璞陰使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井中赤人一一皆反縛自投井中主人悅璞乃携婢而去

周禮 女酒女漿女籩女醢女鹽女冪已下皆免其事在者

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今之侍史官婢也以巾覆物曰羃女祝女婢曉祝之事女史曉書女工曉裁縫豈唯炊爨之勞抑亦巾箱之寵丸藥陳壽居喪使婢丸藥客見之沉累數年隨軍馮緄字鴻卿將荊州監軍張敞承宦官旨而奏緄將侍婢二人戎服自隨孔給諸子劉洪基始病給諸子奴婢各十五人謂所親曰使賢固不藉多財即不賢守此可以脫飢凍奴伯嫗監太平公主奴伯嫗監千人厮臺掠民子女安樂公主與長寧定安三家厮臺掠民子女為奴婢左臺御史袁從一縛送獄主入訴帝為手詔喻免從一曰陛下納主訴縱奴驕掠平民何以治天下臣知放奴則免罪刻奴則罪於主然不忍屈陛下法以偷生也不納乘驢不肉食岐陽公主所賜奴婢偃蹇皆上還丐直自市悰為澧州刺史主與偕從者不二十婢乘驢不肉食賜奴婢李大亮初破公

祏以功賜奴婢百口謂曰而曹皆衣冠子女不幸破亡吾何忍錄而爲隸乎縱遣之高祖開咨美更賜奴婢二十後破吐谷渾復賜奴婢百五十口悉以遺親戚

奴婢爭財 唐扶卒奴婢爭財有司按其貲至十餘萬

視疾大老嫗 李靖五世孫彥芳家故藏高祖太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一日有詔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

賜七十人 姜謩子確平高昌還賜奴婢七十人

奴訴主 魏謩大理卿馬曙有犀鎧數十首懼而瘞之奴王慶以怨告曙藏甲有異謀按之無它狀投曙嶺外慶免議者謂奴訴主法不聽謩引律固爭卒論慶死

貫率錢 崔從授淮南節度副大使揚州凡交易貲產奴婢有貫率錢從皆蠲除之

詔市制益奴婢 張廷珪會詔市制益奴婢廷珪上書曰制益奴婢多國家戶口姦豪掠買一入於官永無脫期南北異宜必至生疾此有損無益也

訪親戚原縱 宗室復孜

容州刺史先是西原亂吏獲反者没爲奴婢長役之後至使訪親戚一皆原縱童獲猶儒先生家趙憬位台宰而第室童獲猶儒先生家也奴告張鎰郭子儀壻趙縱爲奴告下御史劾鎰奏言貞觀時有奴告其主謀反者太宗曰謀反理不獨成尚有它人論之豈藉奴告耶乃著令奴婢告主者斬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凌上教本既修悖亂不萌項者長安令李濟以奴得罪萬年令霍晏因婢坐譴與臺下類主反畏之悖慢成風漸不可長持兵呵衛武元衡被害公卿朝以家奴持兵呵衛殺主賓建德滑州刺史王軌爲奴所殺奴以首奔建德建德曰奴殺主大逆納之不可不賞賞逆則廢教將焉用爲命斬奴而返軌首厭酒肉獨孤及上疏曰人之生產空於杼軸擁兵者第管亘街奴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名姝異技元載名姝異技雖禁中不逮爲倡優褻戲載諸子弄賊聚飲蓄妓妾爲倡

優褻戲親族環觀不媿也

奴私侍兒 沈詢為昭義節度使奴私侍兒詢將戮之奴懼結牙將為亂夜攻詢滅其家本傳

春草 楊岑謹矜父冡草木皆流血懼問所善胡人史敬忠敬忠使身桎梏裸而坐林中厭之會婢春草有罪將殺之敬忠曰勿殺賣之可市十牛歲耕田十頃謹矜從之婢入貴妃姊家因得見帝帝愛其辨慧留宮中寢侍左右帝問所從來婢奏為謹矜家所賣具言敬忠夜過謹矜坐庭中步星變夜分乃去帝怒而婢漏言于楊國忠國忠與王珙陰相語未有發也乃與李林甫作飛牒告謹矜遂有詔賜死

黃芩 高固生微賤為家所賣轉為渾瑊童奴字黃芩姓敏慧

掠為奴婢 孔戣拜嶺南節度使南方鬻口為貨掠人為奴婢戣峻為之禁親吏得嬰兒于道收育之戣論以死由是閭里相約不敢紀

青衣 柳玭永寧王相國涯居位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釵直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豈於女惜但釵直若此乃妖物也

禍必隨之女不復敢言後敘爲馮球外郎妻首飾馮爲賈相國餗門人賈有奴頗横馮愛賈召奴責之奴乃泣罪未幾馮晨謁賈賈未出有二青衣齎銀罌出曰公恐君寒奉地黄酒三杯馮悦盡舉之俄病渴且咽因暴卒本傳

主藏奴

柳公權凡公卿以書貺遺蓋鉅萬而主藏奴或盜用常貯盃盂一笥縢識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測者公權曰銀杯羽化矣不復詰

以奴主務

柳子華爲昭應令宰相元載有别墅以奴主務自稱郎將怙勢縱暴租賦未嘗入官子華因奴入謁收付獄劾發宿罪杖殺之一邑震伏載不敢怨

買婢遷約

張又新嘗買婢遷約爲牙儈搜索凌突御史劾舉逢吉庇之事不窮治

譖

栢耆李同捷反授計會使宦人馬國亮譖耆受同捷先所得王稷女及奴婢珍貨

都兒

陽城歲飢屏跡不過隣里屑榆爲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致糠覈數杯乃受

願爲奴

以償德山東節度府開城義者發使遺五百縑戒使者不令反城固辭使者委而去城置之未嘗發會里人鄭俶欲葬親貸於人無得城知其然舉縑與之俶既葬還曰蒙君子之施願為奴以償德城曰非也能與我為學乎俶泣謝即教以書云云

數人王績有奴婢數人

漁童樵青張志和帝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為夫婦號漁童樵青

田宅財貲分給奴婢崔覲老無子乃以田宅財貲分給奴婢各為業

皆為官所賣羅讓或以婢遺讓者問所從答曰女兄九人皆為官所賣留者獨老母耳讓憮然為楚劵召母歸之

愛才蕭穎士有奴事穎士十年笞楚嚴慘或勸其去答曰非不能愛其才耳

奪取武承嗣聞左司郎中喬知之婢窈娘美且善歌奪取之知之作綠珠篇諷婢婢得詩恨死承嗣怒告酷吏殺之殘其家

没為官奴王毛仲父坐事没為官奴生毛仲故長事臨淄王王出潞州有

李守德者為人奴善騎射王市得之竝侍左右

擾民　李絳出為華州刺史承璀田多在部中主奴擾民絳捕繫之

家僮上變　于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宦者梁守謙幸於帝頗用事有梁正言者與頔子敏善敏因正言厚賂守謙求頔出鎮久不報敏怒其給責所饋誘正言家奴支解之棄溷中家僮上變詔捕頔吏沉壁及他奴送御史獄

轉側民間　李源家覆俘為奴轉側民間及史朝義敗故吏識源於洛陽者贖出之歸其家屬

細過輒殺　張直方奴婢細過輒殺

祿賜僮婢盜有　王起治生無檢所得祿賜為僮婢盜有

男女質錢　柳宗元徙柳州刺史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為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

會兒　五代朱守殷少事唐莊宗為奴名曰會兒

姑息僮僕　史洪肇李崧坐奴告變族誅洪肇取其幼女以為婢於是前資故將失職之家姑息僮僕而廝養之輩往往脅制其主同

上金鳳閩王鏻妻早卒繼室金氏賢而不見答審知婢金鳳姓陳氏鏻嬖之遂立以爲后衣羅紈鳴珥環房魯上節度使書侍妾婉然衣羅紈鳴珥環出聲態者累百免爲官婢嚴武卒母哭且曰而今而後吾知免爲官婢矣市寒賤可制指者始與尚書合諫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上嘉歎許可因錫其直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杜牧岐陽公主碑淚爛屏簾蜀普錄曰閬州參軍黃涉婢曰笑春紅死涉念之酒淚至爛屏損簾愛姬江陵有士子遊交廣間而愛姬爲太守所放高麗坡底及歸因寄詩曰惆悵高麗坡底宅春光無復下山來太守見詩遂遣還南部新書借頭以明濽竇軌戒家奴無出外忽遣奴取漿公廚既而悔焉曰要當借汝頭以明濽命斬之謫仙奴酉陽雜俎權同休友人雇得僕遇疾貧窘褫垢衣令辦酒食曰予將會村老丐道里資僕曰此固不

足辦具當營乃斫桑札撰成牛肉傻汲數瓶水項之廼旨酒也且曰某固異人

僕隸十　事類備傭賃門

㠯得僮僕貞易僕臣臺傳曰人有十等廝輿之卒漢書淮南王書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注廝析薪與主駕僕賃傳申鮮虞僕賃於野以喪莊公賃身爲僕也我僕痡矣　從者病　僕人役人賤隸　僕使孔多僮僕李勣客衛南家冨僮僕　廝竪崔萇爲陝虢觀察使是時王仙芝亂漢上河南羣盜與萇簡悅不曉事以器韻自高委政廝竪待以誠信曹華至廝竪皆待以誠信人以爲難僮千人王處存後靡自奉家僮千人五代史家僮至數千李謹行家僮至數千以貲自雄恨不得爲騶虞倪若水爲汴州

刺史班景倩入爲大理少卿過州若水顧左
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爲騶虞
我僕或歌

愕
韓愈晩秋
郾城聯句
兼之僕隸小人緣此得親左右
亦既奉承
顏色能不

恃託恩光作福作威莫不由此時太
子與戶奴欵狎韋承慶上書諫舊史
饑寒奴僕賤
杜甫
贈畢

四
詩
未嘗有十歲之僮
元德
秀
侈僕妾
鄭餘慶常語人曰祿
不及親友而侈僕妾

者吾
鄙之

乳母 十一

孩幼
狡童附
童丱
幼敏

白慈母
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欲
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慈母無服今君爲之服

是逆古典公不忍爲
之練冠自昭公始也
君命所使教子也
禮外有師傅內
有慈母君命所

使教子也何服之有**從邊**史記漢武少時東武乳母常養帝詔令乘車馳送乳母子孫奴婢横暴不忌致

法有司請徙於邊郭舍人謂乳母曰入辭去勿疾行而數迴顧乳母如其言舍人叱之曰何不疾行陛下壯矣

寧須汝乳帝悟不令乳母徙邊乃**抱子**桓玄初生魁偉奶母抱詣溫令易人而後至重兼常兒也

取玉環羊祜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玉環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人以李氏子祜前生也

葬以鄉禮列女傳曰魏節乳母者魏公子乳母也秦破魏皆誅諸公子乳母與公子俱亡秦軍追見

爭射之乳母身蔽公子公子與乳母俱亡秦王義之葬之以鄉禮**食我之恩**推燥就濕孩

子實覃　實訏　厥聲載路　誕實匍匐　克岐克嶷

以就口食路大也覃始能生訏張口也嶷識人岐知人意**五月能言**莊子老聃曰舜之治

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能言注敎人之速不至乎孩幼而始誰別人之意未孩而已擇人言競敎之速成矣

嬰兒老子云嬰兒之未孩終日號而不嗄 重兼常兒見上注 襁褓

三月 童丱雉齒十歲 兒戲 竹馬之戲 三赦周禮三赦一赦曰幼弱

隅坐童子隅坐而執燭隅坐者不與成人竝禮 晏起禮孺子早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注孺子幼子也

居喪禮童子哭不衰不踴不杖不非不廬注不備禮也 竹馬是乘郭伋期以敦信

雉雛不捕感魯恭以懷仁 不衣裘裳禮童子不衣裘裳言太溫也 童心魯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

奉雉竪牛毋曰子子長矣能奉雉以從我蓋五六歲 常視無誑禮云幼子常視無誑

童子何知傳 齠齔 綺紈之歲 佩觿詩云童子佩觿佩韘 幼儀

禮生六年學幼儀成童舞象學禮舞勺十三學樂誦詩舞勺七年曰悼禮七年曰悼雖有罪不加刑焉幼冲侗愿子曰侗而不愿吾不知之矣無知詩樂子之無知互鄉難言猶能潔己論語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闕黨童子何欲成人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竝行非求益者欲速成者也幼學禮十年曰幼學揔角丱兮孩提負劒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謂若負劒抱之也扶牀羈貫穀梁云子孫羈貫成童不就師父之罪也羈貫謂交午翦髮也幼敏對日後漢黄琬字子琰年七歲詔問日蝕多少對曰日蝕之餘如月之初京師知名後乃拜童子郎參元楊子法言曰吾家童烏九歲預吾元文也家禽郭子曰楊氏子九歲聰慧

孔君平指楊梅謂之曰此君家果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辨鬭孔子見二小兒辨鬭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中則小是上下遠東西近也小兒曰日初出則陽微及中則熱是上下近東西遠也孔子竟不能決

甘羅十二為秦相

克岐克嶷謂幼有知識

遜悌幼而不遜悌

長安遠於日晉明帝年五六歲元帝坐之膝上適有人從長安來帝問之曰長安何如日遠明帝曰只聞人從長安來不聞人從日邊來以此可知帝奇之後集羣臣言具對因復問之明帝曰日近元帝問何以異昨日之對對曰舉首即見日不見長安

稟生知之性有老成之風

弱不好弄傳夷吾弱不好弄弄戲也弱幼也

奇骨晉桓溫桓彝之子未朞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曰真英物也彝以嶠賞遂名之曰溫

成人之風

奇童

九歲屬文班孟堅九歲善屬文

不治屋

守陳蕃字仲舉年十五居室不治人曰孺子何不掃除曰當掃除天下

諫父吳祐字季英父恢爲南海太守欲殺青簡寫書祐年十二諫父曰南方素多珍怪此書成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

無雙黃香幼歧嶷人語曰天下無雙江夏黃香

造謁孔融字文舉九歲詣李膺門謂門者曰與府君有親門者爲通膺見曰與僕何親融曰先君孔子與老聃有師資之道僕與公亦累世通家膺大奇

任氏童魏任嘏先世皆早成人人語曰蔣氏翁任氏童

遺客書虞翻字仲翔年十二有客候其兄不過翻追與之書曰僕聞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針客奇之

苦李當路有李羣兒競取王戎年七歲獨不取曰李當路而繁必苦李也果然

不惜環傳暢小時父友戲解其金環都不言惜

見故吏桓玄七歲服終州府文武辭其叔沖沖撫玄曰此汝家故吏玄流涕被面

鼠嚙衣魏鄧王蒼舒操子也操馬鞍爲鼠所嚙庫

吏懼死冲乃以刀穿破衣而憂曰俗以鼠嚙衣不吉操曰無害俄而庫吏白鞍事操曰小兒衣裾尚被嚙況鞍乎不罪吏也

賈誼年十八名稱郡中河南尹吳公舉之

終童終君年十八歲時號終童西征賦曰終童山東之英妙

英妙見上注

懷橘吳陸績字公紀六歲見袁術術出橘食之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之曰欲以遺母術大奇之

劾鼠張湯為兒守舍鼠盜肉父笞湯湯乃掘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訊鞫論報具獄磔于堂下父視其文辭如老獄吏

稱象孫權獻象於魏魏祖欲秤之不可得子蒼舒曰載於舟刻其木入多少以他物校之即知輕重乃從之

觀師秦師伐滑過周王孫滿尚幼觀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果敗於殽

聖童任延長孫年十二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號曰任聖童

小器速成朱勃字叔陽年十二詣馬援兒侃侃方飲言辭閑雅援見

之自失侃乃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終當從汝稟學勿畏慢人者魏司馬朗九歲有人道其父字

者朗曰慢人者不敬其親怒字父魏常林字伯槐年七歲父黨造門問之曰伯先在否何不拜林曰臨

子孝父何拜之有客大嘉之從軍呂蒙年十五六竊隨姊夫鄧當戰當見驚呵叱不能止歸告蒙母母

怒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設有功當富貴又張昭弟子奮年未二十造打城具步隔薦之以其年少不顧奮

曰昔童汪錡赴義不為少也遂領兵又孫策年少領父舊兵號孫郎殺父侍兒見母子門

狡童狡童刺忽也昭公有狂狡之志不與大臣圖國而使祭仲專于鄭狂童恣行謂突與忽

爭國不見子充乃見狡童孔實懷貞納常后乳媼乳保之母宋務

光上言額乳保之母妃主之家以時接見無令媟瀆虢奏不省解衣以褓安樂公主帝遷房陵而主

生解衣以襁之名曰褒兒六歲間關江左楊於陵父清倦宦客河朔死祿山之亂於陵始六歲間關至江左重遲不好戲劉昌裔幼重遲不好戲常若有所思度與羣兒戲常爲旗幟戰陣狀楊行密少孤與羣兒戲常爲旗幟戰陣狀指顧羣兒趙犨兒弄時好爲營陣行列自號令指顧羣兒無敢亂父叔文見之曰是當大吾門不喜兒弄王潛幼莊重不喜兒弄土城竹馬童兒樂也龜茲傳同隊魚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韓愈符讀書萬金産薄暮歸見君迎我笑而莞指渠相賀言此是萬金産同上贈張籍視保李氏入韓氏家乳其兒愈孤失怙恃李氏憐不忍棄去視保益謹婧好靜秀幼子婧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馬君誌上攤書解滿床杜甫示宗武覓句新知律攤書解滿床試吟青玉案莫羨紫羅

囊襁負皆補清官（李義甫諸子雖襁負皆補清官）孺褓授上柱國（契苾子明孺褓授上柱國本傳）

幼敏十二

孔七歲誦經（呂才子方毅七歲能誦經）舉神童（吳通玄舉神童補祕書正字）國瑞（劉晏玄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國瑞也）屬文（李百藥七歲能屬文）又（子安期亦七歲屬文）夙敏（章懷太子賢甫數歲讀書一覽輒不忘至論語賢賢易色一再誦之帝問故答曰性實愛此帝語李世勣稱其夙敏）幼警敏（房玄齡幼警敏）奇童（李百藥父友陸義等共讀徐陵文有刈琅邪之稻之語嘆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鄅子藉稻杜預謂在琅邪客大驚號奇童）對詔

高第員半千羈丱通書史客晉州州舉童子房玄齡異之對詔高第已能講易老子爲文徐彥伯七歲能爲文結廬太行山下薛元超表其賢對策高第本傳生七月能展書白居易其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雖試百數不差九歲暗識聲律其篤於才章蓋天稟然在幼丱已不凡盧懷謹屬文張九齡七歲知屬文五月能言太宗賢妃徐惠生五月能言圖史一經目輒誌于心褚亮少警敏傳見圖史一經目輒誌于心屬文楊嗣復八歲知屬文讀孝經獨孤及爲兒時讀孝經父母試之曰兒志何語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宗黨奇之一覽千言覆誦蘇廷碩弱敏悟一覽至千言覆誦擢童子舉裴耀卿數歲能屬文擢童子舉作八卦論蘇晉數歲知爲文作八卦論擢童子科獨屬文王丘十一歲擢童子

科它童皆專經而獨屬文由是知名共師學劉鄴六七歲能屬辭李德裕憐之使與其子共師學擢明經元正九歲工屬文十五擢明經判入等羈丱屬文韋表微羈丱能屬文高定辯惠七歲讀尚書至湯誓跪問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何云伐邪對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乎人郢異之小字董二世重其早慧四歲能賦權德輿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賦詩能爲辭章令狐楚生五歲能爲辭章二郗郗士美年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父友蕭穎士顏真卿與相論繹嘗曰吾曹異日當友二郗之間矣李泌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座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張說觀弈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

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説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悦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賜束帛勑其家曰善視養之張九齡尤所奬愛嘗引至卧内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絶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小友

有海内名 李乂年十二工屬文中書令薛元超曰是子且有海内名

所賦輒就 楊收七歲而孤母長孫親授經十三通大義善屬文所賦輒就

閣記三禮義宗 孔顗達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閣記三禮義宗本傳

召試 徐齊聃八歲能文太宗召試賜所佩金削刀

授紙爲賦 徐堅幼有敏性沛王聞其名召見授紙爲賦異之

指擿 王勃六歲善文辭九歲得顔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擿其失

授校書郎

楊炯舉神童授校書郎賦詩駱賓王七歲能賦詩賦土火爐孫逖幼有文屬思警敏年十五見雍州長吏崔日用令賦土火爐援筆成篇理趣不凡日用駭嘆遂與定交通詩書李白十歲通詩書屬辭王維九歲知屬辭十歲補太學生蕭穎士四歲能屬文十歲補太學生觀書一覽即誦通百家譜繫書籍學善詩皇甫冉十歲便能屬文張九齡歎異之與弟曾皆善詩賦高軒過李賀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賀賦詩援筆輒就如素思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自是有名工辭賦柳公權年十二工辭賦著語默賦高郢九歲通春秋工屬文著語默賦諸儒稱之器大孫思邈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洛州摠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爾治尚書左氏春秋李至遠少秀悟能治尚書左氏春秋絶乳即能詩

李甘始河南人楊牢有至行甘以書薦于尹曰牢絶乳即能詩洛陽兒曹壯于牢者皆出其下

奇名 劉禹錫柳宗元文集柳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

神仙童子 唐元正聰敏年少號神仙童子朝野僉載

耳目明達神器以靈 韓愈送張童子

十過誦萬言 封氏見聞集開元初常敬忠十五歲上書言能一過誦千言張燕公召問曰能十過誦萬言乎曰能以萬言試之七過已通熟矣

甘露頂 裴敬彝七歲能文章性謹敏宗族重之號甘露頂

自七歲屬辭 杜甫上賦頌自稱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

安陵蓋夫子十歲與天通 李白詩安陵蓋夫子十歲與天通懸河與微言談論安可窮能令二千石撫背驚神聦揮毫贈新詩高價掩山東

自然生知 公神秀穎發自然生知五歲便措意於文每坐卧吟諷未嘗輟至于八九歲則有若大成焉一覽誦千

言有若素習十七遊太學對策甲科韓休蘇頲集序**十三弄文史**揮筆如振綺李白送魏萬**誦憶略徧**草述弘機曾孫家備書二千卷述為兒時誦憶略徧元行沖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行沖異之曰外家之寶也**再讀輙誦**蔣乂性銳敏七歲時見庾信哀江南賦再讀輙誦幼從外祖家學得其書傳覽強記本傳**授以屬辭之要**梁蕭李泌集序七歲見丞相張九齡九齡駭其聰異授以屬辭之要**治孝經論語**蘇世長十歲上書帝異其幼問讀何書對治孝經論語帝曰何言可道曰為國者不敢侮於鰥寡為政以德帝善之**此兒器不可量**父友監察御史韓思彥歎曰此兒器不可量盧懷謹傳**不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李白上裴長史書

七歲能誦數經李華蕭穎士文集序七歲能誦數經十歲以文章知名**尚宮有品**

當拜舒王元名高祖之在大安宫太宗晨夕使尚宫問起居元名纔十歲保媪言尚宫有品當拜元名曰此帝侍婢耳何拜爲太宗壯之曰真吾弟也

白孔六帖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二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李錦

白孔六帖卷三十一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美丈夫一

白彼美人兮難能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言子張容貌人難能也 堂堂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冠玉 漢書陳平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 傅粉 何晏字平叔美姿儀而絕白魏文帝疑其傅粉 遺帽 晉書王濛字仲祖美姿容常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文開生如此兒耶嘗帽破入市買帽之羣嫗悅之爭遺之帽 擲果 晉潘岳字安仁至美每行於道羣嫗常擲果滿車中

明珠　玉人羊車 衛玠字叔寶在韶齔之中乘羊車於洛陽市市人咸曰誰家玉人王武子玠之舅也語人曰吾與外甥並坐炯然若明珠之在我側後卒人謂之看殺 麈尾 晉書王夷甫美貌嘗執玉柄麈尾與手無別 龍章鳳姿 嵇康字叔夜長七尺八寸好容貌雖土木形骸不自飾然

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凝脂點漆晉王右軍目杜弘理曰面如凝脂目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如瓠漢書張蒼肥白如瓠白皙傳陳武子字子彊白皙而鬒鬒髮甚黑也閑麗宋玉體貌閑麗甚美直不疑狀貌甚美美豔傳宋公子鮑美而豔端正吳志孫坦儀容端正彼姝者子詩云邦之彥兮鄒忌之慕徐公問其妻妾與客曰我與城北徐公孰美子游之稱張也注見上貌先五事洪範五事一曰貌且高柴甚惡推至孝於孔門子張難能稱未仁於言偃苟德行之無取雖容貌而何為望其容貌使無慢易之心漢相漢王商長八尺餘體甚鴻大容貌絕人單于來朝仰視遷延却退天子聞而嘆曰真漢相目若懸珠齒如編貝並東方朔若畫後漢馬援眉目如畫

美秀而文子太叔鄭大夫父母遺德莊子盜跖謂孔子曰長大美好人見而悅者此吾父母遺德丘雖不吾譽吾不自知耶連璧潘安仁夏侯湛並美姿容每同行人謂之連璧堂堂田郎田鳳爲郎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題柱曰堂堂乎京兆田郎字秀宗孔美鬚眉峻風寓楊炎退居求志肅宗即家拜散騎常侍號元靜先生美鬚眉峻風寓人物當世第一李揆美風儀善奏對帝嘆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乎故時稱三絕美儀矩盧承慶美儀矩美姿容姜柔遠美姿容奇其風度李嗣真嘗引工展器于庭后奇其風度應對召相王府叅軍閣元靜圖之美容儀竇抗體弱美容儀美姿質陸景融美姿質秀眉美鬚髯楊元琰秀眉美鬚髯容貌瓌偉宗室若水容貌瓌偉傅朱粉衣紈錦盛飾自

喜張易之頎皙美姿致出入禁中傅朱粉衣紈錦盛飾自喜體貌偉麗路巖體貌偉麗舉止秀峙時謂玉而冠者崔澹舉止秀峙時謂玉而冠者儀幹秀偉楊謹矜兄弟儀幹皆秀偉謹名嘗視鑑嘆曰兄弟皆六尺餘此貌此才欲見容當世難矣胡不使我少體弱耶世哀其言姿幹瓌壯張守珪姿幹瓌壯人望而慕之崔鄲姿儀秀偉人望而慕之然不可狎也容止端秀裴皞出於名家容止端秀五代偉儀質李絳偉儀質狀貌若畫高儉狀貌若畫

神彩容儀二

白神清晉謝尚論中朝人物劉琰云杜乂膚清衛叔寶神清爲有識所重如此視日不眩

王戎字濬沖幼頴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目之曰爛爛如巖下電

風塵外物 王戎曰王衍神彩高徹如瑶林瓊樹自是風塵外物

太儁 王衍神清明秀王澄曰凡形似道而神鋒太儁

容儀美鬚髯 霍光白皙踈眉目美鬚髯

奇士 漢江充魁岸容貌甚壯帝望見之曰燕趙固多奇士

甚都 司馬相如車騎雍容閑雅甚都都都閑雅之稱

玉人 裴楷字叔則為吏部侍郎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書特精義理時人稱之為玉人

如鐘 陸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

狀異常人 蔡邕字伯喈謂從弟谷曰董卓性剛難濟吾且逃山東以待如何谷曰君狀異常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乃止

以容為官 漢徐生善為頌孝文時以頌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襄之姿性善為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以容為大夫至廣陵內史頌音容

取貌失人 新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小

子侯預朝容姿趨步有出於衆顯宗目之特賜輿服虞延言其雖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帝後拜衍郎中遷司馬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乃嘆曰知人則哲以延爲明

孔進止詳華人拭目觀 温彦博進止詳華人皆拭目觀

姿表瓌傑 温造姿表瓌傑

凡有獻納搢紳皆屬以目 高士廉進止詳華凡有獻納搢紳皆屬以目

姿表魁秀 魏謩姿表魁秀

善爲容 陳叔達善爲容

姿寓秀偉 蕭得聖姿寓秀偉氣孤峻

風采峭整 既當國風采峭整

神情與拔 李義琛太宗目義琛曰是人神情與拔見奉使門

容止嚴峭 韋拭容止嚴峭

觀者皆竦 崔敦禮善辭令進止觀者皆竦

姿質軒秀 嚴挺之姿質軒秀

宣勞揖贊 宗室若水在朝三十年多識舊儀每宣勞揖贊進止閑華有可觀者

無威儀 陸長源好諧易無威儀

無儀

矩趙宗儒以文學歷將相位任崇劇然無儀矩姿儀瓌秀呂元膺姿儀瓌秀舉止都雅張均舉止都雅帝悅之儀矩峻整王播儀矩峻整著稱于時姿采如峙玉鄭畋姿采如峙玉簡侻李程簡侻無儀檢端凝若植馮定偉儀觀與宿齊名人方漢二馮文宗詔開元霓裳羽衣舞參以雲韶列于庭部諸工立縣間端凝若植帝異之飣座梨崔遠有文而風致整峭世慕其爲人目曰飣座梨言所珍也進止雍閑裴休爲人醖藉進止雍閑宣宗嘗曰休真儒者儀舉自安魏元忠始以諸生見高宗高宗慰遣不知謝即出儀舉自安帝目送謂薛元超曰是子未習朝廷儀宜相天子蕭至忠出爲晉州刺史治有名默嗳遣大臣來朝見至忠風采遠処畏俯謂人曰宜相天子何乃居外乎舉止不煩裴諝性通綽舉止不煩風度高嚴劉伯芻風度高

嚴姿制閒美李藩姿制閒美進止雍如崔沔性舒遲進止雍如也儀狀瓌偉張鎬儀狀瓌偉神采軒異趙昶神采軒異精神奧秀蘇逢吉漢高祖鎮河東父悅爲高祖從事逢吉嘗代悅作奏記悅乃言之高祖召見逢吉精神奧秀憐之乃以爲判官狀貌雄偉閩王審知爲人狀貌雄偉隆準方口五代巉巖李白上雲樂巉巖容儀戌削風骨神觀奧邁裴度退然才中人而神觀奧邁爲人嚴偉立朝稜稜有風望崔從風骨秀奧趙彥昭風骨秀奧風度凝遠宋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昭昭乎若玉山上行朗然映人也李白上裴長史書蕭嵩虛有其表明皇雜錄帝拜蘇頲爲相命蕭嵩草制不工帝欲令換之不欲斥言因制中有云國之瓌寶乃指瓌字曰不可言其父名卿宜易之嵩不

悟但政瓌寫珍帝見擲於地曰虛有其表以嵩魁偉多髯骨重神寒天廟器一雙瞳人剪秋水李賀唐兒歌華嶽峯尖見秋隼杜甫魏將軍歌魏侯骨聳精爽緊華嶽峯尖見秋隼神氣清爽上令左右求堪為王府長史太常卿姜皎奏源乾曜公清有吏幹因召見與語乾曜神氣清爽對答皆有倫序上甚悅拜少府少監邠王長史神清韻遠孔季詡永昌初擢制科授祕書郎陳子昂嘗稱其神清韻遠可比衛玠終左補闕神昏形滓齊澣劾奏裴談神昏形滓挾邪以罔上氣挺特不俗吳保安氣挺特不俗

醜丈夫三

白六極洪範六極五曰惡惡醜也孔醜亦孔之醜不臧宵貌叢陋陋質說容

擲瓦張孟陽醜每出人惡之輒擲瓦礫盈車 眇小丈夫孟嘗君田文也 一言而善傳晉叔向適鄭鬷蔑惡而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必然明也下執其手以上 三年不笑傳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 狂且古之醜人也詩曰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名動孫卿子曰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尺名動天下 睅目華元睅其目皤其腹睅睛大皤腹大 欽頤周燮字彥祖 椎顙呂氏春秋陳有惡人曰敦洽犨麋椎顙色如漆黑也 折頞 哆嗝辨命論哆嗝感頞形之異也哆嗝口張不正音侈撝 子羽甚惡以貌失人史記澹臺滅明字子羽狀貌甚惡孔子以爲才薄旣而受業名振諸侯孔子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鬷蔑不颺因言見用傳叔向謂鬷蔑曰今

夫子少不賜子若無言吾其失子矣遂如故交注不賜顏貌不揚顯也睅目佐宋華元感頞相秦史記蔡澤魋顏蹙頞頞鼻莖也澤爲秦相子張難能稱未仁於言偃高柴甚惡推至孝於孔門家語高柴子羔貌甚惡爲人篤孝知名於孔子門苟盡美之可嘉雖孔醜之何害雖伯倫之形不妨賢士劉伶字伯倫形貌醜然肆意放蕩名與七賢而承宮之狀難示遠人後漢承宮名播單于單于使求見宮宮曰夷狄貽名非識眞也臣貌醜不可以示遠人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無以貌取何陋之有行步俛僂漢蔡義年八十餘爲丞相短小無鬚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毋欲棄周燮字彥祖生而欽頤折頞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興我宗者此兒也黑而上僂

豎牛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陳豹長而上僂

恐似己

莊子厲人夜半生子其父取火視之恐其似己厲人醜人也

孔貌么醜

盧杞秉政無學術貌么醜楊炎薄之

陋甚

永王璘貌陋甚

柔野

陳子昂貌柔野少威儀

容貌最陋

張鎰盧杞忌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以代杞曰陛下必以臣容貌最陋不為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誅惟陛下擇之乃以鎰為鳳翔節度

姿陋

盧攜姿陋而語不正

陋其貌不納

封常清素瘠又脚跛高仙芝陋其貌不納常清怒曰以貌取士失之子羽公其念之

遳陋

王伾貌遳陋楚語無它大志

類不勝衣

史恭奉遳陋類不勝衣

侻陋

陸羽貌侻陋

寢侻

歐陽詢貌寢侻敏悅絕人

鬼貌藍色

盧杞陋甚鬼貌藍色

儜陋

李輔國貌儜陋

醜恠

五代桑維翰為人醜恠

黑色胡髯

慕容彥超嘗冐姓閻

氏黑色胡髯號閻崑崙五代史外陋内險盧杞初尚父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不屏姬及杞至則屏之隱几而侍家人怯問其故子儀曰彼外陋内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類矣貌醜異許敬宗改中書舍人文德皇后喪羣臣衰服率更令歐陽詢貌醜異敬宗侮笑自如

美婦人　四　美色　害德　濟難附

白彼美人兮　彼姝者子　美人　麗人　佳人　其姝靜女其姝婉兮孌兮窈窕淑女邦之媛兮　鍾美傳天鍾美於是鍾聚也桃李詩華如桃李蕣華顏如蕣華國色見公年傳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如玉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千金之笑千金買笑洵美且都蛾眉詩手如柔荑膚如凝脂螓首蛾眉

光可以鑑傳昔任氏生女鬒髮甚美光可以鑑名玄妻夔娶之是不嗣焉西施　南威戰國策晉文公得南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威遠之曰後世必以色亡國巫峽之女浦川之神傾城　絕代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代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北方　南國曹植詩云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東鄰宋玉曰東鄰之女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施朱則太赤施粉則太白盈盈樓上女古詩靡顏膩理楚辭云不待脂粉淮南子不待脂粉西施陽文傾國專房宜笑楚辭曰既含睇兮又宜笑注皓齒也袪服靚裝妍姿麗質　一笑再顧金鈿飾首羅縠被身丹脣皓齒詩稱女德必在於賢禮載婦容不專於色揆五事莫先於貌稽四德無大於容姱容楚詞曰姱容修態晤

言彼美淑姬可與晤言灼灼其華姬姜令色孟娵古之好女也娵音鄒楚詞玄鬢翠蛾美豔美色害德甚美甚惡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曰吾聞甚美必有甚惡而天鍾美於是必以是有敗也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尤物見上傾國移人易色子夏曰賢賢易色冶容誨淫易伐性之斧三代之亡恭子之廢皆此物也言皆因女寵恭子申生魚入鳥飛莊子西施毛嬙人之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孔妻美豔宋華父督見孔父嘉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遂殺孔父而娶其妻殤公怒督遂弑殤公孫壽媚惑後漢梁冀妻孫壽色美善爲妖態作墮馬髻折腰步以爲媚惑冀縱恣日甚後與妻皆自殺也奇衺媚也周禮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

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蠱妻煽方處難濟釋羑里之縶史紂因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以有莘氏之美女獻於紂紂大悅乃釋西伯而歸

解平城之圍桓譚論曰高祖被圍平城說閼氏言漢有美女天下無雙急則進單于單于必得大重之則閼氏之寵衰矣是謂出奇計也

孔王珪進見它日進見有美人侍帝側本廬江王瑗姬也帝指之曰廬江無道賊其夫而納其室何有不亡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為是耶非耶帝曰殺人而取其妻乃問朕是非何也對曰臣聞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今陛下知廬江之亡其姬尚在竊謂陛下以為是審知其非所謂知惡而不去也帝嗟美其言

便詖蠱嬖張元素太子久不見賓友元素曰宮中所見止婦人不知如樊姬等

可以益聖德者幾何若無之則便誼豔發何足顧哉

秀曼都雅一軍驚視 李光顏初都統韓弘惡光顏忠力思有以抗蟣之乃飾名姝教歌舞六博襦褥珠琲舉止光麗費百鉅萬遣使以遺光顏曰公以君暴露于外恭進侍者慰君征行之勤光顏約旦日納焉乃大合將校置酒引使者以待姝至秀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徐曰我去室家久以為公憂誠無以報德然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為樂為我謝公天子於光顏恩厚誓不與賊同生指心曰雖死不貳因鳴咽泣下將卒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賂使者還之

獻麗姝 畢誠始誠被知於宣宗嘗許以相令狐綯忌之自邠寧凡三徙不得還誠思有以結綯至太原求麗姝盛飾使獻綯曰太原於我無分今以是餌將破吾族矣不受

娟秀光麗 高駢傳呂用之左右姬侍百餘皆娟秀光麗善歌舞巾幘束帶以侍

姿質天挺 明皇貴妃楊氏始爲壽王妃開元二十四

年武惠妃薨後廷無當帝意者或言姿質天挺宜充掖庭遂召内禁中異之即爲自出妃意者丐籍女官號太真

軍中有女子王智興進破姚海兵五萬於豐北獲美妾三人智興曰軍中有女子安得不敗即斬以徇

曲眉而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韓愈盤谷序曲眉而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緑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怜

秦以金牛美女啖蜀陳子昂昔蜀與中國不通秦以金牛美女啖蜀

花見羞明宗淑妃王氏有美色號花見羞

婉冶之姿突厥序婉冶之姿娖節異類

淑姿脩態權德輿郊居記淑姿修態迴風遏雲之勢流光含睇中飲笑抃

傾都之艶獨孤郁書有傾都之艶而深帷之

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繡

羅衣裳照暮春杜甫麗人行　秀色如瓊花西門秦氏女秀色如瓊花李白秦女休行　吳娃越豔吳娃與越豔窈窕誇鉛紅同上憶舊遊　秀色掩今古荷花嬌玉顏西施詩　愛君芙蓉嬋娟之豔色可餐兮難再得寄遠上　灼灼芙蓉姿美人出南國灼灼芙蓉姿同上古風　眉目豔皎月同上眉目豔皎月一笑傾城歡　翠茁鳳生尾丹葉蓮合跗杜牧張好好詩　青鏡理雲髮褰簾出深重韋蘇州擬古詩美人奪南國一笑開芙蓉青鏡理雲髮褰簾出深重　素面朝天楊妃外傳虢國夫人不施粧自有美豔常素面朝天　花月之妖武三思妓素娥有殊色狄梁公請出之忽失所在於堂奧中聞蘭麝芬馥附耳而聽即素娥語曰某花月之妖帝遣奉公言笑梁時之正人不敢見甘澤謠　薛瑤英元載末年

納薛瑤英爲姬處以金絲帳却塵褥衣以龍衣一襲無一兩載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於異國求此服惟貫至楊公南與載友善往往得見其歌舞杜陽編

楚蓮香 都下名妓楚蓮香者國色無雙每出則蜂蝶相隨聞其香天寶遺事

飲乳而美 隋唐嘉話侯君集死其家有三美人容色絕代言常飲人乳而不飯

第一 開元遺事念奴有色善歌宮妓中第一帝嘗曰此女眼色媚人

冢角井 樂史綠珠傳綠珠冢在角井山下汲者誕女必美識者以美女無益於時以巨石鎮之後有產女者七竅四支多不完具

紅拂 李靖謁楊素一妓執紅拂侍側目靖久之靖歸逆旅夜有紫衣戴帽人杖挂一囊叩門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美人也靖驚詰之告曰妾楊家紅拂妓也侍司空閱人多矣未有如公者絲蘿願託喬木也旦來觀其姿真天人也乃與俱適太原

西子毛嬙之蹈後宮也皎朝日煥浮雲

而無鹽逐於鄉里柳宗元答問 薛瑶英能詩書善歌舞仙姿玉質肌香體輕雖旋波移光飛燕緑珠不能過也 楊炎贈楊英歌雪白淡眉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玉釵翹翠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 善自塗澤則天皇后武氏雖春秋高善自塗澤雖左右不悟其衰 一枝紅豔露凝香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瑶臺月下逢同上李白

醜婦人五

白甚惡 宵形宵形叢陋 嫫母醜女 鍾離之后列女傳齊邑之女曰鍾離齊宣王之正后也爲人極醜凹頭深目大節卬鼻結喉肥項少髪折腰出胷皮膚若漆行年四十無所容入衒嫁不

售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備後宮宣王納之以爲后

登徒之妻宋玉曰登徒子之妻蓬頭攣耳齞脣歷齒旁行踽僂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生五子

許允之婦郭子許允之婦奇醜交禮竟不復入房許曰婦有四德卿有幾答曰新婦所乏者容耳士有百行君有幾許曰皆備婦曰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許有慙色遂相敬重

晉惠妃賈充女醜而短黑色

陋質詭容鄙貌

效顰西施病捧心而顰隣之醜女亦學而顰

況賢惟易色醜不誨淫

徵美鹽之妻且聞亂宋

稽宿瘤之女終見與齊

苟德行之可稱雖鄙陋而何害

苟宵貌之不藏雖効顰而

孔醜

首若飛蓬膏沐無用

膚如黕漆脂粉何施

雖天地之秀形合齊美態

而男女之大欲亦本妍媸

無徵怨於下山宜豔形於止水

稽六極且

聞於惡考四德不見其容詩稱女美必在於賢禮載婦容不專於色苟以德稱易宜號取寵廉楚詞哀時命云古之醜婦人寵音龍孔陋而淫閩王延翰審知長子其妻崔氏陋而淫嫫母衣錦李白鳴皋歌錦穀西子不華嫫母錦穀是不能易其美惡房千里文敦洽聘姿皮日休子都蒙袂兮敦洽聘姿悅醜兵部郎中朱凝妻有美色天后時洛中殖業坊酒家有婢蓬頭垢面傴肩䏶腹瘦惡之狀舉世所無朱悅之殆忘寢食朝野僉載醜女來效顰李白古風醜女來效顰還家驚四鄰壽陵失本步笑殺邯鄲人逐於鄉里柳宗元無鹽逐於鄉里老且醜張萬福和在泗州遇李希烈反陳少游悉以部刺史妻子質揚州萬福獨不進謂使者爲我白公妻老且醜不足恩公意卒不行視姬姜而自退其陋質劉太真上楊相

啟文粹

長大人 六

白埋首於子駒之門 傳魯叔孫得臣敗長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生舂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北門鄭瞞伐齊齊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之北門鄭瞞由是遂亡注鄭瞞長狄國名蓋長三丈骨節非常恐後代怪之故記其處所

長狄眉見軾 穀梁傳獲僑如兄弟三人迭攻中國凡射不能害得臣善射射其目身橫九畝斷首而載之眉見於軾

防風骨專車 家語吳伐越墮會稽獲骨專車吳子使來問仲尼仲尼曰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禹戮之其骨節專車

身橫九畝 長狄身橫九畝

腰闊十圍 晉書尹緯字景亮長八尺腰帶十圍魁梧有大志

十丈 國語

曰人之長者不過十丈數之極也龍伯國之大人列子帝令巨鼇負五山龍伯國之大人釣兩鼇合負而歸帝怒之蓬萊山之奇士漢書王莽時有奇士長丈六腰十圍出自蓬萊山自言巨無霸車不能載三馬不勝卧則枕鼓視跡於襄武魏志咸熙二年襄武縣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跡長二尺二寸白髮著黃單衣見體於臨洮史記秦始皇時有大人見臨洮長五丈脚跡長六尺鴻大漢長樂尉馬騰身長八尺身體鴻大面鼻雄異魁梧後漢趙壹字元叔體貌魁梧身長九尺望之甚偉特才倨傲乘土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者其人長大禹長九尺九寸湯長九尺孔子長九尺伍子胥長一丈韓信長八尺九寸東方朔長九尺三寸金日磾長八尺車千秋長八尺頎而長兮千仞楚詞曰東方長人千

仍唯冦是索乾坤賦象宗類分形非無長短之差自有洪纖之別孔偉容貌裴寂極偉容貌長婁師德長八尺侯希逸長七尺姿貌魁秀劉德威姿貌魁秀宗楚客長六尺八寸魁岸紀處納為人魁岸陸景融長七尺吉頊洛州河南人長七尺姿質偉岸宗室從晦姿質偉岸黑齒常之百濟西部人長七尺餘白皙長大齊映為人白皙長大李晟長六尺姿狀秀偉武儒衡姿狀秀偉張忠孝魁偉六尺長楊收長六尺二寸廣顙深頤疏眉目楊謹矜凡弟皆六尺餘見美丈夫門郭知運長七尺臂虎口徠張巡長七尺魁岸有力程千里長七尺魁岸有力張興長七尺郭子儀長七尺二寸李嗣業長七尺姿度魁傑馬燧姿度

魁傑長六尺二寸

楊守亮 身長七尺餘色如鐵

段志玄 姿質偉岸

獻長人 五行志開元二十二年四月冀州獻長人李家雁八尺有五寸矣

暴長 太和十三年尺皇甫及年十四暴長七尺餘長啜大嚼三倍如初

類長三丈 東夷長人者類長三丈鋸牙鈎爪黑毛覆身不火食噬禽獸或搏人以食

美晳如玉 王延蘄爲人長大美晳如玉五代

身長九尺鬢眉蒼 杜甫洗兵馬張公一生滄海容身長九尺鬢眉蒼

白而長身 孔子世家三十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韓文

短小人七

白侏儒 傳臧紇戰敗國人歌曰侏儒侏儒使我敗于邾注臧紇短小故也

瑣質

僬僥 國語僬僥氏長三尺短之極也注西蠻也

優旃 史優旃秦倡侏儒也

巨靈 漢武故事東郡送一短人

長七寸名巨靈眇小丈夫孟嘗君飽欲死東方朔曰臣長九尺三寸俸一囊米錢二百四十侏儒身長三尺亦一囊米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餓欲死二尺廣延之國人長二尺一寸神異經西北荒有小人長一寸朱衣朱冠晏子短小相齊晏子長不滿三尺而相齊蔡義小而佐漢漢蔡義爲丞相年八十短小無鬚髮行步俛仰常兩吏夾持乃能行也短主簿王恂爲桓温主簿爲人短小故號曰短主簿若不勝衣孫卿子葉公子高短小行若不勝衣侏儒漢書東方朔謂侏儒曰帝以若曹耕田力不及人從軍不任軍事無益於時今欲盡殺若曹侏儒大懼長七寸神異經西海有一鵠國人長七寸日行千里如飛百物不敢犯畏海鵠鵠吞之壽二百歲在鵠腹中不死或云李子敖也短黑賈充女晉惠妃醜而短小是以區區蕞質遷爲楚國之賓

瑣瑣微容遂入蔡邕之賦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孔短李李紳爲人短小精悍時號短李儀質陋㑊韋述方少儀質陋㑊瘻短才及中人辛謙陋短

俯傴武宗懿貢侏儒陽城爲道州刺史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奏州民盡短自是罷眇小

無鬚開播盛稱李元平帝拜汝州別駕李希烈陷使亡命應募縛元平希烈以其眇小無鬚戲李克城曰使爾取元平乃以其子來邪人腊酉陽雜俎李章武有人腊長三尺餘頭項髀肋成就言是僬僥國人

短而傴崔善爲用清察稱諸曹史惡之以其短而傴嘲曰曲如鉤封列侯三箇半人桑維翰身短而廣每對鑑自嘆曰七尺之身何如一尺之面後登第同榜四人秦王慕容陳保極戲謂人曰今歲有三箇半人及第以維翰短陋故謂之半人孔平仲續世說

形貌八 相似附

白圓首方足首圓象天足方象地乾為首坤為腹離為目艮為手震為足坎為耳巽為股兌為口易說卦筋骸之束禮云人陰陽之交五行之秀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之駢脅晉公子重耳駢脅蜂目豺聲楚公子商臣忍人也熊虎之狀豺狼之聲越椒深目豭喙豎牛睅目皤腹華元睅其目皤其腹睅目出也皤腹大也肖形天地漢書肖類也謂圓首方足頭小而銳史記平原君武安君頭小而銳婦人女子人聞張良勇智以為其狀貌魁梧奇偉乃若婦人女子猿臂李廣真漢相漢王商長八尺餘體鴻大容貌絕人單于來朝仰視還延卻退天子聞而嘆曰真漢相也顧見耳蜀先主劉備鷰頷班超鷰頷行食飛鳥肉萬里侯

相俊封爲定遠侯鳶肩梁冀魁岸江充龍章鳳姿嵇康雖土木形體人以爲龍章鳳姿

天質自然修容目容端口容止不妄動頭容直足容重

黑而上僂豎牛眼如紫石稜鬚如蝟毛磔桓溫奇表後漢李固

字子堅號有奇表項角匽犀足履龜文影日中無影仙人與虛合體故日中無影雪中無

跡服丹韓終以服丹無影問魍魎莊子云衆魍魎問影處陰休影疾行

遁影人有惡影而走者不知處陰而影滅老人子無影捕影隨形若捕影隨形也顧

影何晏自喜行步顧影欲影之直必端其表相似有若史記孔子既沒弟子思慕

以有若似孔子相與立爲師師事如孔子優孟優孟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論象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

能別

陽虎子畏於匡蓋孔子貌似陽虎匡人趙而圍之陽虎陽貨也

逢丑父公羊逢丑父似齊項公故代項公爲晉獲也

且有典形後漢孔融與蔡邕素善邕卒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座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形

張衡後身語林曰張衡死蔡邕母始孕二子才貌相似時人云邕是張衡後身

兄弟陳國張伯喈弟仲喈相似妻子不能別

惟肖肖似也尚書

吾面人心不同如具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

厲人見上醜丈夫門注

紀信詐降紀信貌似漢王來黄屋車左纛詐稱漢王出降項羽

孔狀魁梧李訓狀魁梧

不踰中人魏徵狀貌不踰中人有志膽

偉秀蕭嵩貌偉秀

姿體魁秀李義琰姿體魁秀

鬚貌雄偉宗晋鄒鬚貌雄偉

姿貌魁異柳澤姿貌魁異

土木形體郝處俊土木形體

容而才

張知謇自德州刺史入計后奇其貌詔工圖之稱其兄弟容而才謂之兩絕

儒謹　虞世南貌儒謹

貌類　王孝傑戰大非川為敵執贊普見之曰貌類吾父故不死歸之

風骨秀異　趙彥昭風骨秀異

儀止秀偉　張喜貞儀止秀偉奏對偲偲武后異之

氣象清古　王丘氣象清古

奇其狀貌　五代楊行密唐乾符中江淮羣盜起行密以為盜見獲刺史鄭棨奇其狀貌釋縛縱之

十圍　江安王元祥魁大帶十圍

鑒形美惡　魏元成傳鑒形之美惡必就止水

神觀奐邁　裴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奐邁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狀貌孰似

貌類　王世充陰索貌類李密者使縛之既兩軍接使索類密者過陣譟曰獲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遂亂

偉其貌　賈循從子隱林為永平兵馬使屬朱泚難率衆扈行在德宗見隱林偉其貌

偉儀貌　宋之問偉儀貌

阡陌聚觀　李邕既入

朝人間傳其眉目瑰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内謁門巷塡隘

皃豐偉 崔恭皃豐偉

資皃瑰傑 郭曜資皃瑰傑

偉岸 薛存慶皃偉岸

異其皃 楊行密年二十亡入盜中刺史鄭棨捕得異其皃曰而且富貴何爲作賊縱之

狀皃非常 劉知謙爲清海牙將節使韋宙以凡女妻之衆謂不可宙曰若人狀皃非常吾以子孫託之

疏眉目豐下 盧奐疏眉目豐下

望其狀皃 李潘張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疾馳至陰有覬望因誣奏建封死潘撼其軍有非望帝亟追潘既入帝望其狀皃曰是豈作亂人耶釋之

赤心 安祿山帝視其腹曰卿腹中何有而大答曰唯赤心耳

腰腹十圍 朱泚資壯偉腰腹十圍

纖瘦 李賀爲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

體皃軒特 李栖筠體皃軒特

質狀頎省 王涯質狀頎省長上短下

形神秀發 五代和凝形神秀發

狀皃堂

堂同上華溫琪少從黃巢爲盜巢敗溫琪走滑州顧其狀貌魁偉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又自經於桑林輙枝折乃之胙縣有田父見之曰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于家燕頷吳元濟燕頷

貌似而心不同昔之聖人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狀有若蒙倛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馬韓愈雜說

牛首鳥身皮日休鹿門隱書神農牛首蛇仲鳥身信乎哉曰非形也象也

天光睟清日華明潤古之至聖必有奇相是以黃熊之瑞應於龍體赤精之符協於國表頎然而長文王所以王天下也體貌多奇漢高所以威海內也然則績事之微極於惟肖至於天光睟清日華明潤非可圖也李德裕唐武宗皇帝真容讃序

踔越之姿裴劉贊觀二子非有踔越之姿

婜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宜縱目卬鼻四手八足鱗毛羽鬣飛走

變化然後乃可苟不爲是則亦人耳柳宗元與楊誨之書姿狀如甚懦者韋處厚姿狀如甚懦者居家亦循易人生非寒松年貌豈長在李白古風顧繪而觀藩鎮李寶臣謬謂滔使曰吾聞朱公貌若神願繪而觀可乎滔即圖以示之寶臣置圖射堂大會諸將熟視曰信神人也寔選精卒二千夜馳三百里欲劫滔戒曰取彼貌如射堂者時二軍不相虞忽聞變滔大駭戰瓦橋敗衣他服得脱禽類滔者以歸承嗣額鋭角方李寔額鋭角方瞳子黑白明徹貌必儒人五代張廷蘊武人所識不過數字而平生重文士嘗從明宗破梁鄆州獲判官趙鳳廷蘊謂曰吾視汝貌必儒人可無隱也鳳以實對廷蘊亟薦於明宗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五代安叔千狀貌堂堂所爲鄙陋時人謂之没字碑黑色胡髯同上蔡容彦超黑色胡髯號閻崑崙人影數至九酉陽

雜俎道士郭采真言人影數至九常試之至六七而已外亂莫能辨郭言漸益炬則可別取人本命

日五更張燈相人影同上寶歷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日五更張燈相人影知休咎言人

影深深則貴而壽影不欲照水照井及浴盆中古人避影亦為此同上

富九戒懼驕逸禍敗貪富吝嗇附

向五福二曰富富而可求語富矣富人詩聚斂季氏富於周公而求

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語貨殖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家

富禮家富不過百乘多積儒有不祈多積積財貨也潤屋曾子曰富潤屋藩身傳貨以藩

身發身禮仁者以財發身言仁者務施故發身於令名發財不仁者以身發財言不仁者不務施

故發財於令名也 素封 史記富者無祿秩之俸爵邑之入而與之比者命曰素封 金穴 郭況金富號穴

積財 晉書石崇善營生積財如山岳也 藏鏹 巨萬 卓鄭猗陶 蜀卓氏程鄭猗朱陶頓四人並人之富者古

日食萬錢 何曾 千駟 齊景公有馬千駟 貨利 惟王不殖貨利

豐財 徇財 貪夫徇財 憂貧 好利 生厚德正 傳人生厚而德正言財足則思無邪

雖生厚而德正 思則無邪 苟怙富而恃盈 驕而生亂 安

富 周禮以保息養萬民六曰安七曰富謂平其稅而不專取也 既富 子適衛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家累千金 子貢 田農 漢秦陽以田農而富一州

販脂 翁伯販脂而傾縣邑 賣漿 張氏以賣漿而踰侈 灑削 質氏以灑削而食洒削治刀劒 濁

氏以胃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鍾　善人冨謂之賞淫人冨謂之殃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冨淫慶封又冨矣穆子對曰云云　貨財山積牛馬谷量　放利而行以財自衛　指千僮僕指千　巨萬貨財巨萬　財雄班固自叙云遠祖以財雄北邊　冨埒王者　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言烏集冨人之屋　朝請史貨殖傳烏氏倮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畜畜至用谷量牛馬秦始皇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　貲次如苴成都羅裒貲至巨萬初裒賈京師為平陵石氏持錢石氏貲次如苴親信之厚資遺令往巴蜀數年間至十餘萬裒舉其遺曲陽侯依其權勢時當物備力餘貸郡國人莫敢負　如苴如氏苴氏皆冨人也　高貲　晉楚之冨孟子曾子曰晉楚之冨不可及也彼以其冨我以吾

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哉爲仁不富爲富不仁用財自衛巴寡婦清史

戒懼幅利傳晏子不受邑子尾問之曰吾不受邑非惡富也恐失富也富如布帛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夫人生厚而利於是乎正德以福爲幅幅利過則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如幅焉富而無驕

富而好禮人之所欲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不義

如浮雲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不淫禮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能散積而能散

辭富君子辭富不辭貧不仁爲富不仁爲仁不富去泰聖人去甚去奢去泰損之而

益益之而損知足知止念失富之由必因厚利思速貧之誠孰敢多藏居

利思義聖人不積君子戒盈戒之在得辭宋人之寶曾是

不貪讓齊國之封殊非惡富夫物惡盛惟神害盈知止者富老子念其潤
屋無欲實難慮以焚身非道不處資富能訓書言資富而能順教訓也善富貨
殖志任氏折節為力田畜人爭取賤價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散施後折象父國為鬱林太守有資二億
家童八百人及國卒象感多藏厚亡之義乃以金帛資產周施親踈須知止足之由遽絕錐刀
之末驕逸處樂子曰不仁者不可以長處樂怙富子太叔曰無怙富又子晳怙富而卑
其上不亡傳曰富而不驕驕而不亡未之有也斯亂子曰小人富斯驕驕斯亂故聖人之制使人富
不足以驕也充詘不充詘於富貴注充詘失節服服文彩而驕易生老子曰服文彩厭飲食是
為盜夸食膏粱而性難正國語曰膏粱之性難正言易驕難正持盈老子遺咎富貴而驕

自遺其咎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 貴位不期而驕自至富祿不期而侈自來驕侈以行已所以速亡

禍敗怙富 子皙怙富而卑其上不能久也

蘊利生孽傳

鄭殺駟秦 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

偏重必離 子高曰言聞所求無厭偏重必離言物偏重必離敗如

焚身 傳象有齒以焚身貨累也

賈害 傳

厚亡 多藏必厚亡老子

既生生之太厚 亦安安而能遷

富謂之殃 傳慶封奔吳吳與之朱方富於其舊惠伯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覆餗之凶

必毀 盈必毀天之道

禍生腐鼠 列子曰虞氏梁之富人財無量登高臨大道陳酒擊博俠客相隨行樓下博者射中兩眼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俠客俠客相謂曰虞氏富樂久矣我不

侵犯乃辱我以腐鼠必當滅之乃聚衆攻之滅其家注驕傲之致禍非一塗也象有齒而焚身人懷璧而賈害貪富專利而不厭申侯予取予求不汝瑕疵敗類貪人敗類

盈厭饕餮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饕餮貪財食也逞無疆之欲以不

貪爲寶子罕無欲實難放利而行多怨敗度欲敗度貪惏貪冒

屬厭願以小人之腹得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懲肆去貪載寶孔子曰南宮敬叔反

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愈也欲不可縱志不可滿苟得臨財無苟得禮貧無

求多貪多也是無厭也不可厭也其能久乎爭利禮不縱欲神亦害盈

貪夫徇財傷廉害義可欲罪莫大於可欲不以義制將由惡終無饜飽之

心 無德而貪不義而富以徼大利必有近憂小人喻於利語無

德而貪子罕謂之喪寶不義而富仲尼喻於浮雲貧力而已禮貪泉南海

有貪泉人飲之皆貪吳隱之酌飲曰若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廉恥缺詩云白華廢則廉恥缺矣黷

貨無厭戒得戒之在得行妨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老子楊公不惑楊公云不惑酒色財

憂貧 谿壑可盈是不可厭國語叔向云人道惡盈 吝嗇坤爲

地爲吝嗇不足觀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短於財仲尼不假

蓋於子夏曰商之爲人也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護其短取其長所以能久曹洪魏志曹洪家富性吝嗇文

帝在東宮時從洪貸絹不如意恨之牙籌晉王戎園田水碓周遍天下自執牙籌晝夜算計儉嗇不自奉

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歡從子將婚戎遺其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李貴恐人得種恒鑽其核以此獲譏

錢癖 和嶠冨擬王者而至吝人謂之有錢癖

食不足 鄭太有田四百頃食常不足

甚愛必大費 老子

既孅 周人既孅孅者儉嗇也而師吏尤甚轉轂百數賈郡國無不至雒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冨貴相矜以久賈過邑不入門設用此等故師吏能致十千萬也

孅嗇 說苑孔氏南陽大鼓鑄連騎遊諸侯有游閑公子之名然其贏得過齋於孅嗇也

儉嗇 魯人儉嗇而丙氏尤甚家自父兄子弟約俯有拾仰有取富至巨萬

公侯冨儉 張安世字少孺尊爲公侯食邑萬戶然而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僮七百人皆有手役

孔冨不學奢 馬周

生於冨者驕 柳澤上書生於冨者驕

田彭 郝處俊江淮間

爲語曰冨如田彭見貴門冨有金玉韓思復家冨有金玉以貲甲天下馬燧子暢燧沒後以貲甲天下暢亦善殖財家益豐晚爲豪幸争侵財役里閭嚴震本農家子以財役里閭數出貲助邊多藏者以叔明爲鑒李叔明豪後在蜀殖財廣地舍田產殁數年子孫驕縱貲產皆盡世言多藏者以叔明爲鑒不立田園張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答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飢寒憂若以讒去雖冨田產猶不能有也京師高貲胡証拜嶺南節度使卒廣有舶具奇寶証厚殖財自奉養奴數百人營第修行里彌亘閭陌車服器用珍侈遂號京師高貲積貯陳儒前此數殺大將冨商故積貯每曝衣紈繡不可計世冨于財李育德世冨于財家僮百人天下亂乃私完械甲娶武陟城自保人多從之遂爲長專居貯五年至數千萬裴伷先流北庭無復名檢

專居賄五年至數千萬娶降胡女爲妻妻有萬金駿馬牛羊以財自雄養客數百人自北庭歸京師多其客詞候朝廷事聞知十常七八

家富多僮僕積粟常數千鍾 李勣本姓徐家富多僮僕積粟常數千鍾

富埒王者 丘和

富擬王侯 五代王處直父宗善殖財貨富擬王侯

爲天下高貲 王處存家勝業里爲天下高貲

寶精 王處回積鉅萬計蜀中富家罕與比在太原家甚貧善相者周玄豹每指謂知祥曰此子寶精也宅日當大富果如言出九國志

藏鏹積粟 韓滉

飲醲噉肥被鮮曳華 房魯

饒財 家故饒財韓愈薦樊宗師

帑積之積 陸相奏議務鳩斂而厚其帑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

至富可敵貴 玄宗御含元殿望南山有白雲橫亘山間左右皆不見令急召元寶曰見一白物橫在山頂不辨其狀左

右貴臣啓曰臣等不見玄宗曰我聞至富可敵貴朕天下之主寶天下之福南部新書

金銀屋壁

王元寶巨豪常以金銀疊爲屋壁上以紅泥泥之又置禮賢堂以沉香爲軒檻以碔砆甃地面以錦紋石爲柱礎又以銅線穿錢甃於後園花徑中貴泥雨不滑人呼王氏富窟

陳子昂

以富家子尚氣俠弋博自如

貲貨盈衍

崔玄暐母盧常戒玄暐曰我聞姨兄辛玄馭云子姓仕宦有言其貧寠不自存此善也若貲貨盈衍惡也

白孔六帖卷二十一